



中央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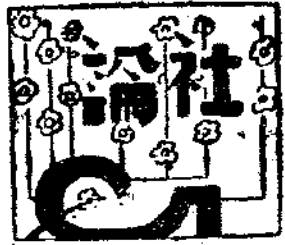
編主 伯文張

輯特究研疆邊

理真於忠 實事於忠
聽層一深 看層一高

期一十第 卷九第

版出日一十月三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今日的邊疆問題

伊甯事變的合理解決，是新疆撥亂反正的重要

契機，也是整個邊疆問題的處理之良好開端。百餘年來，邊疆不斷的紛擾會使朝野人士憂心如焚，一切武力征服和羈縻懷柔的傳統政策，均不能導邊疆關係於合理之路，益以國際關係日趨複雜，邊疆民族的離心傾向日益顯著，形成了空前未有的邊疆危機。伊甯事變的發生乃是歷史的轉捩，如果沒有適應時勢的合理措置，沒有劃時代的政策以應付這一新的情勢，很可能演變成爲一個不堪收拾的局面。幸經中樞的明智決策，在民族主義的原則下，伊甯事變終於獲得合理而圓滿的解決。雖然一年來新疆的局面仍未十分安定，但根本危機雖已消弭，今後的問題是如何確保新的邊政方針之貫徹，和一切執行技術上的改善和進步，以謀整個邊疆問題的解決。

所謂邊疆問題，具體說來，就是西北邊遠諸省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諸問題。在中國的疆界中間，東南、東北、西南，在地理上都存在着着巨川峻嶺海洋等天然的界線，只有西北廣漠無邊，與鄰國壤土相接數千里，各地大多爲少數部族所居，其言語、信仰、風俗、習慣每與內地人民異致，社會經濟的發展則尚停滯於農業經濟的前期，政治保持着特殊的制度，文化的落後程度至爲可驚。人口分

佈又極稀疎，新青藏諸省每公里僅有三五人，但

物資蘊藏却甚豐富。在上述的情形下，加以歷代邊政措施的失當，始終不出征服，羈縻的軌轍，民國肇建後復以內憂外患，對邊疆鞭長莫及，顧撫多有未週，更加上國際關係中種種外鑠的因素，遂使邊疆一切問題日趨複雜和嚴重，三十四年間的伊甯事變就是上述問題的局部反映。

國父的民族主義，已經給國內民族問題的處理確立了最高原則，他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數民族的自由與自決。這不但完全符合國內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今日世界的民主潮流，證明國父當年的先知與遠見。去年二中全会通過的邊疆問題決議案，更具體決定了扶助邊疆民族發展的方向，保障邊疆民族的自治權利，並使各民族均有參加中樞及地方政府的機會。首屆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除確定邊疆民族有權選舉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外並特別在基本國策案中揭載：「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第一百六十八條）「國家對於邊疆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第一百

六十九條）且憲法規定省得制定省自治法，邊疆各省民族亦可依照自己的生活習慣，根據自己的願望，在不抵觸國憲的原則下，享受自治的權利。

這是邊疆新時代的開始。歷史上奴役少數邊疆民族或羈縻懷柔方式的王公政策，統統被清算了，新的邊疆政策的確立，已使國內民族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政策的執行和貫徹，不但保證了國內民族的緊密團結和統一，而且保證了三民主義革命建國勝利的前途。

因此，今日的邊疆問題，在國家的根本政策業已確立之後，乃在如何執行和貫徹這一政策。我們認爲必須在此際喚起國人認識邊疆、研究邊疆、建立對邊疆的正確見解，廓清一切歷史因襲的舊觀念。時至今日，我們不但要在國內形勢中去看邊疆，而且要在國際關係中去看邊疆，廣泛展開對邊疆社會、經濟、文化、地理、礦藏、及民族構成的研究，和對歷代治邊政策利弊的探討，必有大裨於今日新的邊疆政策之實施。本刊本期特闢專輯，即在喚起國人對邊疆問題的注意和研究。

邊疆地廣人稀，新的開拓和建設，需用人才極多，今日提出「到西北去」的口號，更有重要的意義，既非歷史上「移民實邊」那樣單純的國防觀點，更非以掠奪爲目的那種殖民的「移民政策」。今日號召有志之士和人民「到西北去」，乃在共襄邊疆的建設，促成本土與邊疆經濟文化之交流，調整東南與西北人口的密度，增進各民族間水乳交融的感情，以達成真正的中國一家。進而導國際關係於坦途。我們謹在此提出號召：認識邊疆，研究邊疆，到西北去！



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

趙蘭坪

——二月二十日在中央大學經濟學會講——

爲了應付金潮所造成的惡果，政府已公佈了一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對這個方案，我們當然只有擁護，因爲金價的暴漲對於我們的關係自然很小，但限隨金價而飛騰的物價，却直接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我們自然要有個解救的辦法。不過，站在學理的立場，我們對這方案却應作詳盡的研究。

研究經濟學的人，對經濟學的基本學理是據諸腦後的。我們應該根據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去分析問題，研究問題。否則，便一定要犯錯誤。這裏，有幾點是特別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

第一、經濟學是有時間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辦法，決不能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運用，因爲經濟的背景已經完全兩樣了。

第二、經濟學亦是有空間性的。在外國行得通做得好的方法，不見得搬到中國來也能收到同樣的效果。所謂「外國的月亮比中國亮些」是沒有的事，這我們要特別注意。

第三、既然是經濟問題，自離不開經濟學的基本定理；離開了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是決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的。例如最近有人寫了厚厚的一本建議書，主張將全國各種各樣的事業，都由國家來統制，來管理。這在中國，是做得到的嗎？我每週往來於京滬途上，京滬鐵路就是國營的，連這樣一條鐵路都管理得一踏糊塗，還談那樣多有什麼用呢？

第四、我們必須抓住經濟學的中心。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我認爲是物價問題，這對全國國民的經濟生活都有着極密切的關係。

物價上漲的問題，在抗戰時期，可以說有兩個因素：一個是通貨膨脹，

一個是物資的缺乏。通貨的增加，就是對物資需要的增加，因爲大家都對繼續膨脹的通貨，沒有信心，誰也爭着儲存要用的東西。即是說其他的狀況不變，物價也會因爲通貨數量的增加而上漲的。又加上因爲抗戰的關係，海外受到封鎖，戰爭本身的不斷消耗與破壞，人口突然的集中在後方，而交通又不便利，遂造成供需失調的現象，這當然要促使物價上升。

當時，有人便因爲看到世界各國多在戰時採行管制政策，而且，效果都極佳。於是便也主張採取管制政策，管制我們是採行了，但結果呢？結果却没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還有的弄得恰相反。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因爲我們沒有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我們只管制價格，沒有管制需要，也沒有辦法增加供給，即是沒有使供需關係達於平衡。

別的國家，通貨雖也膨脹，但不如我國之厲害；因爲他們的租稅制度健全，我們却不行，戰前的關、鹽、統三稅，在戰時可說只有鹽稅收入較大，還當然有鹽稅。所得稅呢，只能在郵公務員的新津上徵收，真正發財的人，其財產根本無從知道，從何徵起呢？發行公債嗎，但一來因爲幣值不斷下跌；一來因爲利率太低（公債年利才百分之六，普通的月息却在百分之十左右），因之，發行公債有同募捐，故亦未廣泛推行。若像外國那樣的實行配給制度，定量分配，凍結全國的購買力。即是用人工的政治方法，使需要減少，以適應戰時供求低降的現象。但中國是不是能實行定量分配，憑證購買呢？不能！首先，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口，無法知道。從前，大家都說是四萬萬，後來，又覺得過了這麼多年了，怎麼老是四萬萬哩，於是就說他是四

萬萬五千萬了。其次，物資的數量，我們亦不得而知。所以，定量的「量」無法決定，也不能分配。這樣，在供給未能增加，需要不斷上升，通貨不膨脹的情形下；物價的控制無法，自然便只有上漲不已了。

那時候是在封鎖的時候，黃金美鈔與外國的運緊甚少，而今天，則關係更為密切。因之，金鈔對物價的影響也就較前為大，前年年底我國通貨的發行總額為一萬億，去年年底為三萬億，增加了三倍。依此比例，今年至少是九萬億，事實上怕還不止此，因其是越累越大的。由於戰爭並沒有停止，通貨總是繼續的發行，政府無法制止，乃實行黃金政策。抗戰中，美國曾給中國五萬萬美元的借款，政府即以二萬萬美元，購買了五百七十餘萬兩的黃金。在歷史上，這怕是中國最發財的一次了。雖然很多學者都反對黃金政策，但政府還是以之應付拋出，到最近，拋得差不多了，不得不停止。這時候，有人來高唱「黃金國有」了。在政府黃金全無的時候，來談黃金國有，這豈不是笑話嗎？在坐諸君，若你們有黃金，是不是願意賣給政府呢？怕不會有吧？總之，金鈔有限，而法幣是無限的。用有限的黃金去收買無限的法幣回籠，結果是必然失敗！不能從根本上停止通貨的膨脹，則決不能抑低物價。

現在，政府又要管制了，管制最多只能收到臨時的效果，不能長久。最近物價之較前幾天為低，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經濟的原因。因為大家爭購黃金美鈔和物資的結果，銀根奇緊，商人為了週轉金而不得不拋貨，價格便因而驟跌的下跌。現在金鈔停止在市面流通了，但進口貨却不斷的流進。去年上半年，進口值為二萬萬美元（照新的官價便等於二萬四千億法幣），這等於以美鈔收回兩貨。但我們的外匯頭寸和黃金（可以之購買外匯）是有無限的，法幣是無窮的，將來終有用完的一日。所以，危險是在將來！根本的解決辦法是要使財政的收支達到相當的（還不說絕對的）平衡。戰前我國收入為支出百分之七十，所差百分之三十由公債彌補。這種相對的平衡，就沒有使通貨膨脹，維持了一個相當安定的局面。今天，連相對的平衡，不能求得，倘若美國不給予援助的話，經濟的辦法真是很少。

我們是不是可以完全禁止外貨進口呢？這也不能。因為我們的物資缺乏。所以，根本的辦法，只有停止通貨膨脹。現在政府公布的經濟措施方案，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不能算是根本的辦法。

今天，經濟問題確是相當的嚴重，對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我們自不能完全否定。因為我們總是想使經濟有辦法，不能讓它不可收拾的壞下去。自然，辦法好了也就不就能解決問題，還要看實行得怎樣。聽說上海的直接稅收入，有百分之五十用之於手續費，這對財政是多大的一種損失！

現在禁止金鈔買賣，對投機者是一個大大的恐慌，所以這對市場是有效的。在這空氣才放出，辦法還沒有公布的時候，金價便由九十餘萬跌至六十幾萬了。我是一向主張中央銀行不在國內拋售黃金，而只應該對外的。取締投機是很好的，但希望能繼續不斷的徹底執行。

至於金鈔的收買價格，也是值得研究的，美鈔價是一萬二，收進是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元（照實價減百分之三）；黃金收價是四百八十萬元。這數目也許算錯了：半年來每盎司黃金在美國已值五十美元，依之計算，則黃金每兩約該六百萬元法幣。依官價每盎司黃金三十五美元計算，加上運費一起，每兩黃金值四十美元，即四百八十萬法幣。在美國市場，要以四十美元買進一盎司黃金，是不可能的。所以，這辦法公布之後，人們賣美鈔給政府者多，而將黃金賣給政府者少。

推廣輸出的政策，照新匯率一萬二說來，是有效的。但新匯率一頒佈，物價馬上高漲，因之，對出口是否有利，很成問題。管制進口是有利有弊：利是可以相當的減少入超的數字。但我們的物資不足，是不是需要廉價的外貨來降低物價呢？很可考慮。再有，管制的執行人為官，為官的條件有二：廉潔和內行（有能力），今天中國的官吏，是不是都合於這二個標準呢？很成問題！所以，這辦法很值得考慮，物價的管制也是和這一樣！

大體說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是嚴格的，好的，但問題就在實行上面！我們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不要看得太嚴重。因為我們是農業社會，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只是幾個大都市，對鄉村的農民影響不大，他們在必要時可以以物易物的方式來對付通貨的膨脹。所以經濟崩潰只能及於大都市，不能影響農村，井不會使工業國家的英美那樣牽一髮而動全身。像民國二十年左右的經濟恐慌，上海的房屋很快就空了大半，失業的人們，都紛紛離滬回家了，這就因為中國是個封建的農業的國家，是大家制度原故。

邊疆研究特輯

金陵大學社會學系邊疆研究室特稿



中國十年來邊疆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馬長壽

民國二十五年以前，中國學術界曾一度呈現飛猛進步的進步，但自抗戰軍興，這種進步現象停滯了。國家的財力人力均集中於抗戰。學術界人士雖然靠他們的修

養有素，固守崗位，不願見異思遷，但是因為生活的物資不足，研究的設備不
過，這就說不能包括邊疆研究在內，尤其是西南邊疆的研究，牠和其它學科
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現一種空前的熱烈與緊張。亦許以後國人對於它的研究漸
漸弛懈，至少由研究的人數上來說，實有「空前絕後」之感。

學人對於西南邊疆研究的熱忱，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勞駕遠征，或閉門坐談，
忱主要由於政府西遷，人文會萃於西南一隅。其次，中央播遷西南，川康藏滇邊疆成爲中央的要屏，西南邊疆人民在戰略上與政治上，有舉足輕重之勢。故朝野視聽，再不如以前之忽焉廢棄，而須週密考察，以作懷柔訓練利賴之資。第三，抗戰時期，邊疆研究似乎成爲一種顯學。遼清末葉，名公巨卿好談西北問題，一時風起雲湧，莫不以談西北爲識時務之俊傑。抗戰之頃，各人士皆談邊疆，無論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其所學學科與邊疆有密切之關係，其談也固無不宜。

亦往往以邊事邊情爲集注之點。此殆把握現實，揣時勢，以自列於通達之流。蓋西南邊疆千載一時之幸運也。以上述三因，故產生以下所述之兩種現象：第一種現象，即無論公私機關，或學術的與政治的機關都先後成立研究邊疆的機構。在川康，原有華西協合大學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四川大學西的南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私立的西陲文化學院。初時在川康邊進行研究或考察工作者，廿三年北碚西部科學院組織雷馬屏峨調查團。廿五年中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合組川康民族考察團。廿六年，重慶委員長行營組織邊疆調查團。廿八年，中英庚款委員會組織川康科學考察團。廿九年四川教育廳特約金陵大學社會學系組織邊疆考察團。卅年，西南聯大組織川康科學考察團。同年中華基督教會成立邊疆服務部，與教育部及成都公立大學組織四川

西北部邊疆服務團。其後，各機關團體之往川康邊疆研究者，如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博物院擴充組織進行嘉戎族羌族與康族之研究。華西大學文化研究所進行川西羌語及嘉戎語之研究。燕京大學文化研究所及社會學系進行嘉戎語及羅羅社會組織之研究。西陲文化院進行藏族經典之研究與譯譯。近年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進行康東各縣之宗教研究及馬邊羅羅之一般研究。新成立者，省政府與四川大學創辦四川博物館，派人至川滇交界處作苗族之研究。中央大學成立邊疆學系，最近由該系教授率領學生赴青海作調查工作。此外，各研究機關或大學尚有許多邊疆研究活動，例如四川地質調查所之汶川茂縣之地質考察，雷波金屬礦之考察；中國地理研究所之川北地質之考察，以及四川建設廳之雷馬屏峨之森林，農業，及礦物之考察等等難以備載。雲南邊疆亦素爲國內學人注意研究之區，原來昆明只有一昆華民衆教育館在滇邊各地進行風俗習慣之研究。二十三年，中央研究院先後派員至滇作民族學的研究。二十七年，該院之大部分遷昆明，遂乘便繼續邊疆研究工作，中央博物院同時亦遷昆明，進行大理考古與緬西民族之考察。同年，平津各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設在昆明，便中亦作各種邊疆研究工作。在語言方面曾研究到蓬山擺夷語，蒙自羅羅語，昆明民家語，尋甸祿勳黑夷語，黃

山依怒語，茶山語，山頭語……範圍至廣，成績亦超過其它方面之研究。雲南大學改國立後成立社會學系，該系教授分頭進行鄉村調查，卡瓦山調查，及慶些文之研究。華中大學遷赴大理喜洲，於附近之語言，宗教，禮俗曾作一般的研究。

再次爲貴州，二十六年，大夏大學遷筑，設立社會研究部，調查定番，安順，鎮山，三合，荔波等地之苗、僮、仲家、水家諸族。二十八年，中央博物院又組織貴州民俗考察團。三十年，中央研究院派人至貴州作體質測量數月。

在廣西，初時祇有廣西省立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爲一研究邊情的重要機關。以後中央研究院派人至武鳴與龍州研究台語。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有人研究苗族文化。廣州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亦曾在桂南調查苗族文化社會。

此外，普通性的邊疆研究學會亦如雨後春筍，在各地與各學校中隨抗戰而組織起來。戰前本有一個代表全國性的中國民族學會，戰時以會員分散各處，終未能召集一次全體大會。其中會員有不少個別地參加其它研究機構。成都有中國邊疆學會，重慶有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上述二會在後方各大都市中，尤其是大學內都有它們的分會。成都華西大學有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每月開會一次，諸人公開講演研究結果，在諸學界中工作最爲努力。重慶的中國民俗學會，雖爲戰前的組織，但戰後之出版物及研究趨向，與研究邊疆的學會初無二致。蒙藏委員會在重慶組織中國邊疆學會，出版刊物，工作亦頗努力。最近成都又組織康藏研究社，在前述諸會社東遷之後，留川人士爲繼續努力多多組織學會，乃應有之現象也。

邊疆研究的機構，團體，會社既多，於是常有

第二種現象產生，即出版物隨而衆多。不幸，完整的報告與專著之出版數目少於研究的機構之成立數目。其業經出版者計有中央研究院凌純聲西邊夫合著湘西紅苗調查報告（商務印書館全部已燬於火）中央博物院吳金鼎會昭燭合著大理政古報告，李霖燦著黔些象形文字典。中央研究院西逸天著伯叔城舅姑改及苗語釋義。金陵大學徐益棠著雷波小涼山之羅民。雲南大學費孝通著祿勸調查，易村手工業，方國瑜著卡瓦山調查。中山大學楊成志編著粵北乳源何山調查報告。西康省政府莊學本著西康夷族調查報告。西陲文化院編製藏文字彙及西康省地圖。出版的報告專刊爲什麼少呢？第一，印刷不便，與印費昂貴；第二，戰時學人遷職與改業者不少，致原來工作中途而廢；第三，各人爲生活而奔波，無暇整理舊業，致原有資料，束之高閣；第四，遷職的人爲顧到原機關之因付出考察研究費而有的發表權，故不願輕意在其它機關發表；第五，考察者原無學術修養，走馬觀花，自跑一回自無報告可述；第六，一部分謹防的學者，爲補充材料，或正在研究，不肯輕易發表報告；第七，因疾病糾纏或職業忙碌，至有忙碌的死了，亦尚無法整理舊債。第八，原考察機構解體，人員星散，調查資料，因而殘闕不完。由上述八因及其它特殊原因故專門的報告與專著並非無希望發表，或者壓軸的好戲還在後邊，也說不定。

就目下出版物言，專門的報告雖少，但研究邊疆的專門期刊，無論在數量或品質上皆較戰前進步多倍。最有歷史性的是華西邊疆研究會出版的華西邊疆雜誌（Journal of the Western China Research Society）現已出到十六卷。其次

爲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民族學集刊，不定期刊，現已出到五期。廣東中山大學的民俗，現已出到三卷。中央研究院人類學集刊，出到二卷第一，二期，已停刊。中國邊疆學會的邊政公論，現已出到五卷一期。康導月刊社的康導月刊，現已出到六卷八期。華西協合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現已出到第五卷。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的邊疆論叢，現已出到二卷，中國民族學會的西南邊疆月刊，出到十八期，已停刊。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的邊疆人文已出到第三卷第五六期。上述諸刊，有若干篇什在品質上，不特可與安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報媲美，即比之英倫的「人類」(Man)與美國的「人類學家」(Anthropologist)二雜誌亦無愧色。

不過，對於過去十年的邊疆工作，我們亦應當反躬自省，略加批評。第一個缺點即華而不實。「華」是指國人於邊疆的研究很熱鬧。公私機關的邊疆考察團，在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中間，紛紛組織來，摩肩接踵，使邊疆人士，目眩神搖，應接不暇。這種無計劃的考察安排，姑無論其曠費時間，浪費公帑，工作重複，一再煩瑣，然考察之後應當有一番努力。但有一些團體，原來本是烏合之衆，至考察一畢，便各作鳥獸散了。而有始有終，有實有實的考察研究，並不多見。此爲吾人當引以自咎者一。第二個缺點是淺嘗輒止。考察本非一件易事。考察者平素須有修養，有訓練，有問題，有目的。譬如一個作民族考察的人，平素沒有讀過幾十部中外人類學民族學的理论書籍和研究報告，不能謂之有

修養。只讀死書而不知調查方法，訪問技術，以及不知運用各種調查工具，如不能運用測量體質儀而研究人種，不知紀錄語言音標而調查語言，以及不會學習測量繪圖技術而致察邊區地理之類，都不能謂之有訓練。調查一個民族，須知前人對此民族業經研究到那一階段？有什麼問題已解決？有什麼問題未解決？而解決者是否適當？不如此不能謂之有問題。致察不是湊熱鬧，更不是出風頭，然過去之為邊區或出風頭而參加邊區致察者大有其人。因為湊熱鬧，所以致察一種，僅是走馬觀花，一無所得。因為出風頭，所以來去匆匆，只管招搖，一起一落不過是對新聞記者談話二次，便算把報告作了。如此不能謂之有目的。此種淺嘗輟止之病，為吾人所當痛絕者二。第三缺點是沒有一個考察的計劃安排。我國的專門人才並不多，國庫之預算關於考察邊區的又貧乏的可憐，然則政府對於文化機關之考察進行為什不有一個妥當的安排。我主張政府的文化主腦部門如教育部或中央研究院，宜先組織一個由體質人類學家語言學家以及地質測量學家所組成的團體，廣泛的到中國邊區的每一個角落鳥瞰的考察一次，先給我們繪一張中國民族分類分佈的地圖，我們明白了中國民族的分佈以後，然後再選擇某民族的文化中心區域，此區域才是民族考察者的計劃研究地區。而我們過去的考察研究並非如此。前人，無論中外人，都把邊地說的非常神祕，什麼西番與羅夷交配而產生的怪物啊！什麼女兒國啊！講的已是烏煙瘴氣。我們去邊區考察，猶如耗子走迷路，經過無數的「試誤」，才找出一點線索來。但是這一點線索不幸後來的人忽略了，他們仍然去作耗子走迷路，再去試誤，試誤而未必便一定成功

。此豈非由於邊區研究沒有一個計劃的安排。一個區域如果為前人研究過了，如果你相信他的修養比你高，訓練比你強，時間比你長，那就請你最好是再選擇一個區域。這不是學術的獨霸，而是研究的分工。重複的路我們不必再走。反案的文章不必強作。因為中國的邊區研究專家太少了，需要分工合作。此為吾人所當注意者三。

最後，我們知道以前因避難而遷到外邊的研究邊區機關都又復員到南京來了。我們希望研究邊區的人最好不要麇集在都市。至於因不獲已而留在都市，但亦望莫忘記邊區。我國研究邊區的學者並不多。即少數的同仁亦當深自警惕，自省我們的修養够不够，訓練是不足。在相互合作的原則之下去分工研究，在精益求精的理想之中去實地研究。茲選譯美國華盛頓大學賈致下思博士（Dr. Melville J. S.）所訂人類學實地工作者十七則信條如次：

- 一、和被調查人建立一種融通的關係，然後他才肯坦率地剖白他自己於你。
- 二、使他對於你生依戀之感。
- 三、不要出示你的紀錄簿，筆，與玳瑁眼鏡等物。你自己當裝作一個外來的人數喜的朋友。
- 四、問題務求簡捷了當，如此始能取得被問者的悅心。
- 五、識別了土著人的興趣所在，然後才把他作為研究的對象。
- 六、最初只談一些無關緊要的事體，以免生疑。
- 七、要多問一些人便於相互校正，以求發見客觀的真理。

- 八、任何一種有成就的實地研究最少限度當作九個月至十二個月的致察。
- 九、土著的語言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注意其習語與表情）。
- 十、比較各種年齡不同的土著人之報告。
- 十一、要認識鄰近的白種人之心理。
- 十二、最寶貴的報導是那不希望得錢而付給的報告。
- 十三、注意土著人對於白種人的輿論。
- 十四、同一資料要在不同的角度裏反覆訂勘。
- 十五、你訪問土著人時，要使他們居在領導者的地位，自然表達一切。
- 十六、讓他告訴你他的童年生活。
- 十七、土著人的自傳資料固然是重要，但是傳述他的言行的資料更為重要。

希望每個邊區研究的同仁把它當作座右銘，繼續努力。

讀者之友社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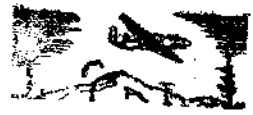
易若左等 巴山蜀水

本書為易若左郭沫若諸名家執筆，歷紀蜀中名勝古跡，不僅包含豐富的史地常識，且隨旅行必備書，若能手此一冊，並可享臥游樂趣。

再版定價每本三〇〇元
佚名著 尼彩傳

全書約六萬言，對這一代哲學家的一生，有極動人的剖解，為近年來傳記文學中之傑出者。

初版定價每本二〇〇元



第六屆邊疆教育會議

徐益之

邊疆教育，在目前已為國人所注意，其艱困情形，亦出於國人意料之外。故推行數年，基礎尚未穩固。教部召開邊疆教育會議，雖已數次，然留下之問題尚多。

此次教部舉行第六屆邊疆教育會議，尚為勝利後關於邊疆第一次規模較大之正式會議，除所有邊教委員會委員外，出席國大代表之邊疆各省教育廳廳長以及國立各級邊疆學校校長參加者亦不少。人才濟濟，為歷屆會議時所僅見。

會議時間原定兩天，結果一天又半天便結束了。不是草率，而是加工趕製。空氣非常不好，精神都很飽滿。飯可以不吃，而會議總是必到，因此很完滿地愉快地閉幕了！

問題不是在議，而是在行。這次會議中所提議了大部分，第一案就是（推行邊疆應特撥專款。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等案，莫不都與經費有關。這一點頗使教部目前的國家財政情況，以及教費預算方面感覺得非常困難。最急迫的是員生的待遇。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及二十六各案，均與此問題有關。關於第十三案，教育部已訂有獎勵國立各級邊疆學校教員服務辦法，法良意美，對於邊疆教育之前途關係極大，祇是在目前還沒有實行，第一因為各級邊疆學校成立的歷史還很短，第二還是因為中央財政情形不能使教部放手做去。

辦邊疆事業要賠錢，辦教育更要賠錢；並且錢用掉了，往往沒有什麼報酬在短期間可以得到的，這點，也許已有人知道了。在月前，有錢而不知道用，而不好好地用，在邊疆的工作者，和教育家還多着呢！

這次會議的提案，共有七十五件，分三組審查，然後再交大會討論。第一組是關於教育行政方面的，第二組是關於學校的建置與制度方面的，第三組是關於課程教材及教科書方面的。第一二組各二十九案，第三組是十七案。

第一組二十九案，教育經費占其中之大部分，而這大部分關於教育經費的提案中，員生待遇又佔據在。

邊疆教育的學校或機構很多。請求增設或改進的大都具有相當意義，升格的似乎還大可不必。其實邊疆教育還是一塊未墾熟的荒地，起房子也好，造花園也好，經營農場也好，讓他自然生長牧草讓幾頭牛羊也要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切均可以山你試驗，由你想法子，先確定了一種遠大的目標，準備著一種傳教師的精神，看清楚當地的環境——自然的社會的，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幹下去，十年二十年一定有相當的成績。問題是在合作的人才和用的經費。提案內所提到的各種計劃，各種辦法，也可以說各邊疆地帶都有些用處，但是否都能用同一的方式，收同一的效果？事在人為，不一定要先設一個機構，才可以有一種收穫。

不過話說回來，邊疆辦學校，說起來容易，幹起來實在艱苦。例如政教合辦小學附設於喇嘛寺，這一點却不是一個通令就辦的通的。必須對於宗教制度，社會制度有一個通盤的了解，使學校與喇嘛寺間有一個一刻不能分離的連繫，譬如教漢文，如何使喇嘛們在生活上發生需要？

第二組內第十一案主張邊疆師範生之服務年限應酌量縮短，此案竟能全體通過。以作者意見，此案似應尚須慎重考慮：第一，邊疆師範生目前並不敷用，教部正在大量建設邊疆師範學校，以造就大量邊疆人才，可見邊疆師範生不敷分配。在此過渡期內，已造成之師範生，似應設法令其延長服務年限，以資維持現已設立或正在籌設之邊疆小學。

第一組內有幾種提案是值得注意的：一種是在各級邊疆學校勵行主計制度及培養會計人才，一種是規定邊疆公費留學生名額及國立大學邊疆學生名額，前者最好是立刻就辦，並且要永久辦，後者不妨在可能範圍內辦，並且只希望在短期內存在。

第二組提案內，提議增設，改進，或升格關於



台灣之初民社會

何肇發譯

(The Primitive Society of Formosa)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No. 6 Vol. XXV July-August 1941.

一、初民之分佈

「Formosa」，是一葡葡牙語，乃「美麗」之意。地在地理學及地質學上顯明為中國之一部。但於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中日之戰結束時此島遂為日本人掠去，一九二四年，荷蘭人初登陸於今日所謂「台灣府」時，他們在西岸及平原所發見之野蠻部族，即與今日深居於山中之野人相似。到六〇八年漢人抵達後，肥沃之平地，漸為彼輩所有，野蠻之部落居民乃漸遷移至山上，而留居於平原及低地之土著，則漸受漢族文化的影響成為熟番，(Peop-
Hoans) 此等開化的土著稱為「Jukhan」或稱為「漢化土人」，據日人宣稱此種土人，今多已受教育，並已獲得各種甚高之智識。至整個西部之半，約有四百五十萬漢人血統之台灣人居住其中。其先祖多來自廣東，福建，其文化特質之播播已遍及整個台灣大陸，而日本人，則於他們的生括之道少有影響。據漢人對此等土著極輕視，或交易無誠，或驅之入山，待他們之方法正有如當年美國人對待紅印弟安人一樣。

在東海岸及山野區域中，住有有達十五萬以上之野番，約分為九個不同之部族。根據台北 (H-

ahoku) 帝國大學學者之研究謂此野番可分為：阿太族 (Atayal) 朱歐族 (Tsuou) 滿歐族 (Bun-
n) 盧凱依族 (Rukai) 即察里 (Tserien) 派宛族 (Paicuan) 模那模那雲族 (Panapanayan) 即滿雲馬族 (Puyuma) 彭下族 (Pangtsah) 即阿眉族 (Ami) 薩衣設特族 (Saisseti) 及野眉族 (Yami)。這些部族大蓋在不同時期內，由南方遷來，但由東方，西方遷來的，亦不能沒有。因此各區域的土著之間，其語言，風俗，衣服，習慣各不相同。

二、社會組織

台灣蕃民大部份已受正規之法則所統治，其風俗習慣及社會遺業大多已具有穩固之基礎。其公衆輿論之力量非常之大，其個人利益須與團體之利益融合為一，而不可分割。

一般言之，每一初民均承認彼之雙親，祖父母，叔伯，姪輩，與自己之兄弟，甥輩之兒女及孫輩為其家庭中之分子，在以上之親屬關係內，是禁止相互通婚的。在擬成的一個血緣的團體中，近親對於寡婦須予以特別之關照，如寡婦及姪輩等需要接助時，近親等即須予以特別之照料。雖然台灣人對

邊疆師範生服務年限愈久，則其教學經驗亦愈豐富，對於自己所擔任之職業亦愈認識清楚，亦愈感覺興趣，正宜優予獎勵，積極的鼓勵他們延長年限，安於其位。雖有一部分有志升學，但總希望他們仍能回邊疆服務。果真縮短邊疆師範生之服務年限，則羣以邊疆師範學校為其過渡機關，藉此而謀升學之途徑，視邊疆小學為傳舍，視小學教師為一臨時的職業，五日京兆，敷衍一短時間而即行他去，則邊疆師範學校之本身，已無存在之價值；在邊疆小學教育之進展上為一極大的打擊。故為目前之幼稚的邊疆教育計：至少須仍維持現已規定之服務年限，將來則一方面優予薪給，使其生活安定，不思他往，一方多多給以進修機會，不必以升學而脫離小學。

第三組教科書問題為提案中心。教部已極注意，已在邊疆文化教育館開始籌備。問題焦點是在國文邊文兼用，抑邊文單用？如欲文化融化，則兩者似宜並用；似欲避免政治上之誤會，則不必斤斤於文字，而著重其內容。此為目前之一般趨勢。惟語言文字為人類學習任何知識技術最初之工具，亦為聯絡情感最基本之法則，在政治上可因此而減少不少之誤會與摩擦。教育家如欲挽救今日國族間最嚴重的情勢，便是如何能使國文國語像美術宗教一樣為邊疆一般人士所信仰所愛好的問題。中華民族之復興在此，中華民族所最應努力者亦在此。

第三組還有一案關於大學邊政系課程之規定的，雖然大學邊政系現在還祇有二個，但此關係於邊疆教育之前途極大。而「此系課程，既無前例可循，亦無他國大學同類學系可資參考」。在本屆邊疆教育會議中，能予以初步規定，當然是一件最值得欣慰的事。

死亡至感畏懼，故對葬禮多不願參加，但如有親戚身故，則又搬元前往相助。

三、個人家庭及氏族之名稱

血親關係乃由個人，家庭氏族之體系組織而成，其間稱謂，極難為外人所知，在此等野蠻部落之社會組織中，並無所謂階級制度之存在，但在好些部落氏族中有着極嚴之婚姻風俗。如滿族，亞羅族，朱歐族，及薩依設特族，都有着極有勢力之氏族體系，此種部落乃強迫履行着極嚴格之族外婚制。有時兩人雖分居於距離極遠之兩個村落，但各兩人同屬於一氏族時，則絕不容許此兩人結婚。反之，兩人居住相距在咫尺之間，而不同一氏族，則仍准其自由結婚。

番民血族，根本無姓氏之稱謂。如個人則常被賜給一個綽號，如「快足」「強者」「勇者」「著名者」等。個人之名字之後，亦常有隨以一個氏族之名字。如朱歐族的人，可稱為「雅巴」(Yaba) (此為給予之綽號，後面再跟上一個「尼亞波安」(Niabojana) (此為氏族之名字)。或如在滿族中，有人稱做(龍斯魁)(Langsui)「羅安」(Rosan)則前部及人們所給予他之名字，而後半部則乃其本人所屬氏族之名字。在派宛，太婆，野扁，諸族中則並無氏族存在，並且在派宛族中，連家族名稱亦無一定，因其名稱在一生各時期常有變更。如在結婚成家時，或個人與妻改變時，甚或生命遇有不幸時，均可將其原名更改。

四、婚姻之風俗習慣

成年者民，多可各得其配偶，故山上殊少有怨

女曠夫。其「成年人」與「青年人」之出性在極大的差別，兩者之分野非由「年齡」而分，乃視其體力及勇氣如何而定，一個青年當發育成熟後，其長者即予以成年人之地位，並准予參加一般集會及結婚之權。有些區域的番民並於此時開始准其咀嚼權。

「採夫屋」(Bachelor house)：有些部落常強迫執行着「獨身居住居制」。規定凡十六歲以上之青年，須離開其父母而住於特為單身漢所建之宿舍中，直至其結婚時為止。在滿族部落中，便有兩所像這樣的「採夫屋」，一所是為十二歲至十五歲之青年而設，一所是為年過十五歲的青年而建，每一年齡級須對應從屬於較高年齡級者之命令。並須作採柴，挑水等勞役。番民對此「獨身漢住居制」之解釋有二，一以為如是可發展單身漢之勇氣及作戰精神。例如在「採夫屋」中常於壁上懸掛死人頭及腳趾骨等以為裝飾。其第二個解釋，則以為如此可促進單身漢對家庭婦女及小孩們之純潔及高貴之心情，使成熟之男子不致用惡言對對待家人，如在派宛族的「採夫屋」中置放有一對木刻的男女偶像，其用意乃在啓發每人對兩性之神祕，並藉此教每一個男孩用其適當之方法及正當之態度於各種場合中對待女性，至未婚男子睡覺之場所，恆離地六七尺高，青年須沿一竹桿攀登而上：

在朱歐族中有一種大之部落議事廳，名曰「柯賽吧」(Kusuba)，其地板蓋以中國草編織成之席子，高至四五尺之厚，十二三歲未成婚之男子均睡於此，禁絕婦女入內，蓋至婦女之用品亦嚴禁攜帶入內，於戰爭時此會議室，即可致成爲部落中之司令部。年老者常於是圍商討有關全部部落福利

之事。

男子於結婚前，須能拿出一個中國人或日本人頭顱，以證明彼爲一勇士，或者須用別種方法證實他是個勇敢之獵人，並須經由長者之通過，必要時並須考驗之，視其是否已合結婚標準，然後方有權結婚。男子結婚年齡多在十八九歲，女子則在十六七，通常一已婚之女子，可生小孩七八，但嬰孩死亡率極大，爲父母者須替其女兒所生之小孩舉行隆重之儀式。

至結婚之禮節，其簡單者，乃當新娘未被送至男家時，着穿上彩色之衣服，及打扮得很美麗，然後乃招請全村人喝酒跳舞，及大擺筵席，予村人一個擇偶之機會：

一個典型之婚禮儀式，則須舉行「舞刀」，由女祭司對於新婚之夫婦開揮刀而舞，意以爲可以驅除妖邪之氣，至舞蹈完畢，其中主要的一個祭司，乃在新娘新郎之腿間，輕微用刀割破，並派來兩人之鮮血於其刀上，以示肅清魔鬼之意，最後新郎新娘乃共飲盛於結婚中之酒，此點顯乃取自彼所殺的人之身上。

婚姻關係一般言之，雖非有可以公開宣佈離婚之理由，否則多極永恆而生活美滿，夫妻共享有平等權力，履行一夫一妻制，若不幸丈夫當妻子有小孩後便死亡，在此情況下，有些部落則可許其妻再醮，但不能攜帶其子而再嫁，由此須用其全部時間將其子女攜帶長大後方可。

至婚姻之方式，在有些部落已進至交換婚，而在滿族中，則仍有掠奪婚之事實，在家庭中父系或母系之表親聯婚，是不被人稱許。但在野，派宛，薩依設特諸族中，則絕對禁止與第一個表親結

禁，此種禁例，每一青年，均不敢冒犯。

結婚習慣，則於每一部落中迥有不同，如在太摩族東部土人，規定新婿夫婦須住宿於建在人口繁盛之區域中，約有二十尺高之眺望塔上，住過新婚的五個晚上，然後方回返新郎所建的茅屋中，此方為其將來永久之住處，此後新娘須表現出他為一有能之主婦，以獲取丈夫之歡心。

此外在其他之部落中均有其特別之結婚習慣：如在亞眉族中，求婚者於其第一次探訪他的愛人時，須帶四捆木料樹枝以供燃燒之用，此種樹枝之大須砍成便於放於燈下燃燒為合適，然後每日再砍一捆送至女家，直至送足二十捆為止，若女方肯代其加火，此乃表示該女子已接受此青年之愛，而默認其為丈夫，故普通十歲之男孩便須開始此種準備他將來燃燒之木料樹，因待此樹成長至五六尺高時，則正為此男孩求婚之日，因此可以砍之作求婚之用也，此部族離婚之數目較其他部族為多，其小孩隨母再醮與否，乃靠其祖父母就商於族中之女祭司後而定。

朱歐族之婚姻自由正有如其他部族一樣，求婚時男方須先惠贈一個鹿角製，土人叫曰「蘇蘇」(Susu)之髮夾與女方，如女方肯接受此禮物，男方即可召集親友直擁女家，經向其先祖行禮後，即可帶此女返家，有時恆因此而引起用武力槍械等來劫掠新娘。翌日新娘即奔返母家，與雙親再同居三月，以待再次被搶至其愛人家為正式妻子，此時男家親友集慶賀，婚禮至此方謂告終。

蒲嫩族正如朱歐族一樣，蒲嫩族之青年充分享有擇偶自由，但此部族仍存有古代掠奪之習俗，故常因此而引起雙方親家之械鬥，故歡樂之日

到臨，須先經一番流血之慘劇，此明知為一種不良之原始習俗的模仿，但在此部族中仍行之若素。

派宛族求婚之方法，乃置柴買水至愛人之門前，勇敢的獲取了愛人之歡心後，新郎便開始成為新娘家中之一分子，此後在新娘家中經過數年之打雜工作，肩負起整個新娘家庭中之家務後，便可帶其妻子返自己家中，於是親友均攜帶禮物或檳榔等回來舞宴，以示慶賀。

蒲雲馬族之家庭體系，乃以女性為中心，當女方擇得配偶及婚禮過後，新郎即遷居其妻家，因此婚姻全受新娘及其家庭之控制，此時新郎之血親，見他已由女家承擔其將來一切，故對新郎遂棄絕一切之要求，而新郎從此乃承担入贅女家中上下大小一切之事務，但此時新郎仍祇是女家中不能獨立之一附屬物而已，須直到女家之父母死後，新郎在女家從此遂有其新地位，而繼承相當之特權，根據族中所訂之法律而享有勢力。

薩衣設特族之婚姻正如其他部落一樣，非全讓自由而毫無束縛，男女兩方家長須參加商議，並須由媒人從中先作初步之安排，其訂婚禮與結婚儀式之舉行其間相隔約一月，婚後新娘仍與母同居，直至其懷孕後方移居至其夫家，至此結婚方算完成。若新娘不孕，丈夫則會對她漸失愛寵，而至永久離異，每人均可自由從新擇其配偶，反之，若妻子已懷孕，丈夫則必須嚴格管理自己，當小孩出生之一月內，丈夫須留居屋中，盡其最大之可能，使其妻子得到最愉快舒適之生活及最大之慰安。

野眉族中之「寶桃」，土赫高，(Botel Todas)土人，當其童年時，雙親即代替其女兒安排婚事

，待長大至相當年齡，新郎即送一頸巾予女方以作訂婚禮物，其後新娘即被邀到男家歡宴；在較文明的地方，則於此時舉行隆重之婚禮，此後數月新娘每日必須至夫家料理炊事，並負起一切日常家務，至晚則仍歸宿母家，但於此一時期其未婚夫絕不能向伊作任何有關係性之要求，直待雙方完全結婚後方可，若經相當時，女方仍未有所決定或不願嫁與其父為渠所擇之對方時，彼則可將頸巾退還，而此一役姻緣遂告煙消，此一對青年男女則成了其父母之測驗品，若經結婚以後，事實證明此一對青年配偶，實非幸福時，則男女兩方亦可各自離異，而另擇新歡。

比蒲賀安(Pepohau)族中之比蒲土人，乃聚居於西部平原，三百年前，彼等遂與文明接觸，最初則與荷蘭人，及後即與中國人來往，彼等會對此輩番人盡過切實之同化作用，甚至使此種番人失其本身自己之語言，此實為文化交流之結果。在山地部落中之番人甚少與日本人或中國人通婚，然在平原上的番人則否，並且極能適應外邦之生活習慣。在古代，此地會有一種習俗，即每年在部落中選出最美麗之女子，以為一種特別賽跑獲勝者之獎品，在此比賽中各青年紛紛身漢均願獲此厚獎也，此比蒲賀安族安較山上部族的人易鬧離婚，離婚後之子女交父方或母方養？乃常由族中酋長來決定。

五、婦女之地位

台灣番民之婦女均極能操勞，工作繁重，整日工作間，至晚乃攜帶其於叢林中搜集來作燃燒用之木材回家。其於終年露天之工作，艱苦之勞役，

極壞之飲食以及其他一切疾病之侵擾，很易使婦女之體力衰弱。因此一個強壯健碩發育完美之女子，不待暮年，即表現出無限蒼老，若與同年齡而生長於文明社會中之女子相比，一則在花容月貌之時，而一則老醜凋零使人生畏了！

至於有些人認為婦女之工作負擔誠然過重，但吾人亦須注意台灣之婦女，彼等在部落中均握有令人羨之政治上或宗教上之威權，例如在派族中有一小部落，其酋長職權之繼承，乃由母傳與其女若酋長死而無女兒時，始指派男子為其繼承者。番婦對於養兒育女極為小心，母子之愛至篤，但轉生子則以為乃不吉之兆，於較弱之嬰孩，在出生時，則將其殺死。私生子根據野蠻部落中之道德法規，則常置之於死地。此外則殊少見有殺嬰事實。由於生存之困難，嬰孩死亡率極高，據最近調查除滿雲馬族外，其他部族之出生率恆較死亡率為高，故人口較得安定。一假言之，台灣初民之婦女似已進入「鋤頭文化」之階段，但男性則仍滯留於漁獵文化時代，因此婦女在社會上或家庭中均佔有優越之地位，如在家中，婦女為家庭中一切食物之分配者。但無論如何，婦女雖享有基本之特權，但對兩性間之合作則並阻礙。男性則盡其漁獵之長，婦女則俱有健壯之體力，以從事耕作，各安其業，並無所謂產業之爭，故台灣初民乃過一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社會生活。

六、宗教

台灣初民，本無宗教信仰。其宗教觀念，乃由中國傳入。番民實行祖先崇拜或自然崇拜，但有時亦兼靈然，因土人惟不對任何物神或神靈膜拜，故土

人腦海中似無最高神靈之觀念。唯部落中惟有宗教儀式之歡宴，特別於收穫時多舉行，並藉此對其先祖及戰士予以崇拜。在一切宗教儀式中，婦女惟操作其主要禮節部份，部落中之女祭司，常觀察天空飛鳥以定兇吉，或使自已陷於迷惘狀態中以預言出師之凶吉，初民對祖先崇拜之對象，多為墳墓附近中之大樹。蓋以此視為其祖先精靈寄寓所在也。

葬禮之宗教儀式，往往由老年男女主持，據謂他們於冗長之歲月中已獲得類似如巫司們所擁有之不可思議之神祕魔力，對「巴力斯」(Pahls)有著濃厚之信仰，土人用一種清邪之宗教式驅逐邪神的此種儀式是在祀祖節日舉行，在病中絕食和死後之除穢儀式均「巴力斯」裏面項目之一，「巴力斯」儀式乃驅邪消災所必要者，此種儀式於台灣好幾個部族中舉行，其情況與南海島嶼上信奉之「禁忌」(Tabu)相似。

有些部族把死者葬於住所之睡室下面，曾有一位老酋長，戰士之先人中有三個已分葬在其住所底下的三個角落，而此老酋將來亦要安葬在自己住所之第四個角落上，此種奇異之基圖是祇能容四個人，故未來之新酋長，仍須另建新居以容納死者和活人，此老酋長並謂，彼對死亡無所恐懼，因渠將來能與其已故之先祖分居於住所底下，實無所畏懼。

番民守喪之時期頗長，但各部族中仍各有不同，如薩依設特，派宛及滿雲馬三族是要守孝，而死者個人之衣物，須和遺骸一起安葬。

祖先崇拜，乃太廢族宗教儀式中最重要部份，此外太廢族宗教儀式中最重要部份，此外太廢族並信奉一位祭司，在雨季中襲擊，這一帶山地的暴風

雨之女神，當海潮湧漫地面時，女祭司們即齊集手握長刀吼跳狂舞，揮刀向空際亂砍，直至疊倒地上為止，在雨止潮退時，居民乃高聲歡呼以共祝被等女祭司們克服公敵之勝利，在野眉族中之「寶桃」(Botei)(柯桃蘇)(Toto Shu)之小島上居住之初民，其宗教習俗與其北鄰之部族迥然不同，野眉族，每年舉行宗教節令兩次，彼等信奉一位會保佑他們祖先遠涉重洋而安抵島上之海神，事實上野眉族可能來自菲列賓，因他們與菲島上有幾個部族頗有相似之處。

對海神之祭祀，包括獻物及野化，將之投入海，彼等為不用酒來舉行宗教儀式的少數民族中之一。

第九卷 第十一期目錄

今日的邊疆問題……………張文伯

中國十年來邊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馬長壽

論第六屆邊疆教育會議……………徐益棠

台灣之初民社會……………何肇發譯

川南民族的懸棺問題……………蔣逸夫

祿東贊的姓……………任乃強

論編譯邊疆學本之取材及注音……………馬學良

朝鮮的苦難……………梓英譯

左右英國政治的貝文相……………湯一雲譯

美蘇關係總論(續完)……………汪叔棟譯

共黨聯絡人員撤退及其他……………厚安



川南民族的懸棺問題

芮逸夫

—— 楚人懸棺乎？倭人或危佬懸棺乎？——

去年夏間，筆者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赴川南興文、珙縣一帶，調查楚人遺裔及懸棺。以四月二十一日與同事石鍾健兄自李莊出發，水行至江安，捨舟登陸，向南進行。因沿途匪氣甚熾，耽擱頗多，直至五月五日始到興文縣屬之建武城。在興、珙兩縣南境與雲南威信交界一帶工作一月，於六月十七日重返李莊。嗣即忙於復員，返抵南京。同道中頗多以此相詢，因略述調查梗概。

建武城在興文縣南翠山中，距縣城百二十里，即明萬歷元年平定九絲寨掌櫃後所建之武甯城舊址。清季，興文縣曾一度移治於此，稱為新城；民初復移治舊城，改為建武鄉。余等至其地之次日，即借驛導往距城三數里之河邊察看。其河為南廣河，即古符黑水之東源。河岸兩旁懸崖，人工鑿成之墳穴甚多；皆高險峻峭，無法攀援而上，一探究竟。遙望其中，大抵空無所有，間有一二穴，似尙有物，隱約可辨其為棺木（惜未攜望遠鏡，故看不甚清）；蓋即興文縣志所稱之「古楚人墓」也。

後至曹家營之麻麻灣（興文縣屬），羅星渡之老鷹岩（珙縣屬）等處，又見懸崖壁上，多鑿徑約三四寸之方孔，釘以木椿，每二木椿（間亦有

先後獲取其最近洞口之三具。當經會同地方人士一一啓視，取其朽腐衣物及骨骼，並運一棺木而返。

三木椿著），上架棺木一具（間亦有架二具者），共有數十具之多。亦皆距地一二十丈以上，可望而不可即也。

再至珙縣所屬洛表鄉之麻塘壩，則見兩面崖壁，懸棺疊疊多至數百具；即珙縣志所稱之「雙棺崖」也。懸棺之處，皆高出平地十丈上下，乃至二十丈以上不等，險峻而不可攀登，無法探觀。壩中有白馬洞，其主人數年前因避匪患，嘗在洞中修樓五層；經友人何志熙君（珙縣參議員）介紹，獲緣梯而上，至五層樓（距平地約三十公尺），見洞頂有大小棺木四具，三具中僅餘殘骸，一具女尸較完整，但亦已有人翻動過。距洞口丈許以外，別有懸棺八具。經商得地方當局及士紳之贊助，何君尤熱心幫忙設法

棺為整根硬木挖成，長寬高略與今制相等，而蓋之橫斷面為三角形，與今制略異。不漆不槩，男女尸體僅存骸骨，臂與腿之筋絡猶存。衣用紐帶而無扣，右衽，胸前文繡燦爛；惜大部朽腐，背部更甚。圍裙行纏，亦多刺繡，而不著袴。一男尸著袍服，頰頰明以前漢人裝束；而內衣下裳則皆非漢裝。兩男棺中各有殉葬物品：一為陶碗、瓷盃、竹筒、篋篋四事；一為木碗，篋篋、獸角、刀四事。

此種人之遺裔，在興、珙一帶猶有存者，但已完全漢化。雖耆老相傳，謂某處某姓為「挂岩子」（懸棺之俗稱）之後人，然當其人之面，則皆諱莫如深。此次筆者等在洛表南十里之何家岩地方訪問一何姓老者，初不肯直言，後經多方說明，知訪問之用意，於彼並無不利，亦自承其為「挂岩子」之後人，並述其族人在當初

懸棺而葬之傳說頗詳。據稱其始祖何大雷，原係九絲鄒家營管阿大，阿二之同族。都掌叛時，大雷投軍至一何姓將軍麾下，因改「阿」之「卜」旁為「亻」旁而為何姓云。

由上所記，是懸棺而葬者，乃所謂楚人。然考之載籍，楚人實無此俗。有此俗者，據唐張鷟《野史》載所記為五溪蠻，元李京《雲南記》則謂為土僚蠻，馬哥博羅遊記亦謂 Toloan（惟尸體先經焚化，與此不同），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及明、清以來筆記方志皆謂危佬。五溪蠻所指之族類頗多，僚或危佬當為其中之一（今湘西古丈等縣境，仍多危佬；沅江上游，懸棺遺跡猶有存者）。是懸棺而葬，當為僚人或危佬之俗。豈楚人借僚人或危佬之俗乎？

讀者之友社新書

張文伯著

陝北歸來答客問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紀實，下篇為問答，都十萬言，乃著者訪問延安歸來之作，報導翔實，持論公正，一般國民，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均應一讀，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三版定價每本三、〇〇〇元



祿東贊的姓

任乃強

(文中引用藏文，改用羅馬藏文字母代替)

西藏史家，都歸稱他開國的兩大偉人。一是大皇帝松贊岡波，(Sro btsshan-Sgam-po) 一是大宰相迦桑贊宇松。(Mgar-Sran-bhany mi-gzun 或譯爲上人譯)。這兩人在唐書吐蕃傳中，亦會特別描寫。傳中譯松贊岡波爲棄宗弄贊。譯迦桑贊宇松爲祿東贊。舊唐書說：

「祿東贊姓婁氏。雖不識文記，而性明毅嚴重，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病羌，雄霸本土，多其謀也。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關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祿東贊有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弟復專其國。」(新書文較簡潔，然係與舊傳爲之，不更錄。)

這段文，可代表這位大宰相的才能、

性格、態度、與功勳了。不但吐蕃最英明的贊普倚重他。即中國最英明的皇帝，亦是一見愛悅，定要嫁與他一個威屬女子。辭婚這段話，雖是史官記錄之文，却顯得這位文化落後的蕃人，居然亦雍容嫺雅，應對得體。立於泱泱大風的廟廊之間，一樣令人敬重。足見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優秀分子。此人在松贊岡波晚年即已負國政的全責。松贊死後，他成了託孤攝政的諸葛武侯。他死以後，兒子又繼續專政。窮兵黷武，劫地甚廣，因爲權傾王室，惹起他人忌妬，釀成覆宗之禍。(武后聖歷二年)剩下一子一孫，來奔中華，受唐室封，爲歸德郡王與檢川郡王。現在的德格土司，也便是他的後裔。

這裏特別討論他姓的這個譯字。究讀何音？原書無註。後人無釋。字書中也無此字新唐書不著此姓。而云「大論薛祿東贊。」大論便是大相，原書已有明文。看來舊唐書中，這無音無義，不見經傳的一個譯字，恰與新傳的薛字相當。頗似其字應該讀薛，或可認爲是薛字的誤文了。但我的

意見，決不如此。我考此字應當讀嗎？是一唐代民間曾經流行的字。新書的薛字，乃誤文也。(可說是誤改前書)。

說來可笑。此字並非我從國籍內找得。乃是從藏文書找了出來的。

藏人本來無所謂姓但有一個 *pa* 字代表血系的一支。通常譯作家。(如德格家，孔撒家，都是此字)。若兼顧譯音，恰好譯個「族」字。亦恰與漢文「姓」字的古義相當。德格世譜，依據許多的藏籍撰成，曾列舉列祖名字。書題桑贊宇松爲 *pa pa ston btsan yul bzun* (噶東贊宇松)。

傳音文字，各人寫得不同。但主音則相去不遠查核傳記，知其實爲一人。這個 *Ston btsan* 二字，恰與唐書東贊兩字符合。字宋二音，則被唐人譯棄了。唐書的祿字，當然是論 (*Bion*) 字的譯音，義爲大臣。原書雖皆已有一相爲大論小論之解。但語文未通之時，跟着譯人，將官銜譯連名字，成了密斯特杜威先生，也是有的。正如法王(曲結)松贊岡波，被唐人譯成棄宗弄贊一樣。(曲結對棄音。宗弄對松音。截去岡波字。已另詳松贊岡波年譜。)唯首字 *pa* 無着。藏人習慣，是常將生長地名，或氏族名，冠在人名之前的。(因爲藏人同名者多，故用此法區別)這

嗎字，我可判斷是族姓。何以見得呢？德格世譜，曾舉出他的父親名 (*pa gar ston mes khri chags*。祖父名 *pa gar bla mehan chenpo*。他的孫子 *A nye dge ba dpal*。號稱 *pa chen* (大藏) 阿尼 (*A nye dge chen* 譯爲什尼) 是職銜。終巴提是名字。噶靖，是噶爾之宗由此盛大之義。足見 *pa* 真是他的姓了。

再查說文，有班字，「擁也，抱也」一巴舉。「唐韻」居棟切。「集韻」古勇切。「應讀如拱音。與音相去不遠，若易手爲女，仍可與擁抱之義無抵觸。我疑唐人已作婆字了。藏文 *pa*，義爲喉，爲歌。 *pa*，爲愛悅，喜樂。此姓 *pa* 或即援此爲義。譯人採用此字，仍具愛悅之義。加草頭者，亦如譯 *bod* 爲蕃字。番字已足傳音，更加草頭，或有暗示爲草地人語之意。出與土字加口成吐，或字加犬成狻同爲譯人慣技也。

於此當補一意見：我反覆端詳兩唐吐蕃傳，都會於官檢以外，參考有唐人私撰之吐蕃野史。舊書的緒論，係真觀時蕃中歸人的記載。新書，則會參攷貞元長慶間入蕃的記載。論字，譯字，皆是最初的譯字，會經用過極審慎的決定工夫。惜原書與作者皆失傳。我現正想尋覓着他這線索。



介紹邊民教育課本

馬學良

兼論編譯邊教課本之取材及注音

開發邊疆，推行教育，為當前之急務；惟邊地宗族複雜，語文互異，為推行邊教之一大難題。年來教育部雖有編譯邊地教材之議，但見諸實行者，僅蒙藏幾種課本而已，其餘各宗族之課本，似仍在計劃中，何日出書，尙難預料；惟近據教育部蒙藏司凌司長於邊疆教育會議中的報告：「本部曾於卅二年將國定本小學國常教課書分別譯注邊文，印發各邊地小學應用；近復將是項教材，約聘專家從新審訂，分區插編地方性教材，是項改編工作，已在着手進行。」此實為邊教之福音。適接友人自馬邊寄贈四川教育廳印行譚儀父所編之邊民教育課本，（以下簡稱邊教課本）展讀一過，有先得我心之喜，爰將此書內容，及編製方法，介紹於各專家參攷。

譚君所編之邊教課本，為保僑文，（書中稱夷文，以下亦照譚君之稱呼）與漢文對照編譯，專供夷族子弟學習之用，其編製方式「略仿平教課本，選適用漢字五百，編為課文，一以漢文為主，夷文為輔，兩相對照，並釋義譯音，以便學習。」（據課本編製說明）所謂釋義，係將每課漢文單字，另提出用夷字釋義，如第一課，「我是中國人」將「我」釋以夷文之我，「人」釋以夷文之人；（以印刷困難，不便標舉夷文例）且於課文中，有屬夷人特殊情形者，及引用夷歌夷諺譯文，均於課文下注釋之。如第六課「獨狗不能趕山，獨人不打冤家，日本我們仇敵，大家起來打他。」其下注云：「獨狗不能趕山，獨人不打冤家係夷諺，謂單獨不能成功。打冤家是仇家械鬥之稱」。所謂譯音，係於漢文旁注夷文字母之音，「俾夷人能尋譯夷文，可讀漢字之音（課本例言）；如「大家愛國」一句，於漢字之右方，以夷文適當之音拼法，並於課本之前

2. 激勵抗戰思想者
第十五課
前方抗戰，後方生產，糧食充足，不怕久戰。
第二十八課
那個女子不嫁人，那個男子不當兵；嫁人不怕做活路，當兵不怕日本兵！

3. 貫輸常識

第七課
東南西北，這叫四方。春夏秋冬，這叫四季。
第十課
漢字誰造？古有蒼頡。夷字誰造？阿斯那捷。

4. 改良社會生活之理想者

第二十課

烟烟毒人吃不得，烟烟害人種不得，前方正在打日本，烟烟吃上打不得。

第二十二課

抗戰勝利，法幣推行，大家愛國，不用生銀。注謂夷人不用法幣，惟用生銀，吸收生銀，數量很大，極宜改善。

5. 擇譯夷族文化思想史跡之有價值之歌謠成語

第二課

漢離不得夷，夷離不得漢，夷漢一家人，大家同心幹。
注謂本文係譯夷人諺語，所以表示漢夷親善

中山先生，中國偉人，三民主義，是他造成。

第九課

1. 發揚三民主義者

「以發揚三民主義，激勵抗戰思想為主，並注重貫輸常識，及改良社會生活之理想，以達啓蒙運動之任務。惟吾人立於民族主義之原則上，對夷族本身文化思想史跡之有價值者，亦擇譯其歌謠成語，編入課文，以示尊重，而免扞格不入之弊。」（課本編製說明）按本書未載出版年月，據編者說明後所記，為二十九年十二月，時值抗戰期間，故內容以「激勵抗戰思想為主」茲就每種各舉一二課為例。

第九課

漢字之右方，以夷文適當之音拼法，並於課本之前

之習語。

第三十五課

果吼卻黎你聽見過麼？

他是我們的祖先。

孔明先生你聽見過麼？

他是我們的導師。

蔣委員長你聽見過麼？

他是我們的救星。

最後於第四十課，列舉夷漢，古今相同之語言，論斷夷漢同源，尤感用意良深，文云：「漢話叫作柴，夷話叫作薪。漢話叫作拿，夷話叫作攜。筷子叫作箸，馬兒叫作母，羊子叫作駒，布疋叫作幕，黃牛叫作牟，均合古音韻，在音本相同，方言因以異，夷漢原一家，分枝如兄弟，不但共先祖，語文亦一系」。

此種促進民族團結，增進感情之課文，為編譯邊教課本，彌足珍貴之材料。

本書編製情形，大要如此，吾人對此書之內容，似無可疵議者；惟以夷文字母標漢文之音，尚不能使吾人完全滿意，何者？以夷文排漢音，有以下二弊：

1. 夷文不能普及 夷文為一種垂死之文字，夷區習夷文的，除少數巫師為職業關係，不得不習夷文，以便誦經司祭；而夷民幾無通曉夷文者，故課本以夷文注漢音，僅限於少數巫師之習讀，而於夷民大眾，則大感不便。

2. 夷文標音難切漢文音值 如夷文韻母多無收鼻聲韻尾，例如「涼山」夷音則讀同「離沙」，「民生」夷音則讀同「迷時」；亦無複合韻，與漢語音調，大異其趣。且調值與漢字亦不同，故以夷文標漢文，勢不能切合音值。（以印刷關係例證從簡）

故若照本書之標音法，則將來夷族所識之漢字，恐怕將成為夷化之漢音；尤其國民教育，國文與

當地語文並重，以此含糊音值，為夷族子弟與國文

語音之基礎，不免遺誤終身，有失邊教之宗旨。惟

是邊教課本之標音，為一極重要而不易立決之問題

，蓋邊教課本之目的，既欲邊民習漢文，識漢語，

則此主要之媒介音符，必須準確簡易，使邊民能短

時間學成，藉習漢文，以臻於至善，今日該音符者

多主張以國音注音符號，排註邊文，黎錦熙先生更

主張增注譯音符號（國語羅馬字），為便於未習注

音符號而認識西洋字母者，亦能相互粗略排讀，故

黎先生有將邊教課本，編為七行之議，即：

（右三行）利用特殊語文之原有字母，以排注

漢字之國音

（右二行）國語譯音符號（即國語羅馬字）

（右一行）每字右注國音注音符號（已有合錄

之字模略佔半行）

（中行）「注音國字」正文。

（左一行）邊疆特殊語文之譯文，無文字者即

以「左二行」代之。

（左二行）用「方音注音符號」排注譯文之讀

音。

（左三行）方音譯音符號（即方言羅馬字）。

黎先生主「漢文與特殊語文對譯並列，而利用注音

符號互注其讀音而已」（黎著開發邊疆的第一件事

，載建國語文月刊，第一卷創刊號）。

黎先生注音辦法，可謂面面周到，惟感過於繁

複，對初學者易生厭倦之心，以致欲速則不達，反

失簡易之原則。淺見以為七行課本，可酌減為四行

或三行，其式如下：

（右一行）當地通行之音符排注國字之讀音。

（中行）注音國字（用合錄之字模）

（左一行）邊疆特殊語文之譯文

（左二行）當地通行之音符排注譯文（或方言

）之讀音

且上述之四行課本，遇無特殊文字之宗族，則左一

行即可省減，僅以左二行之方言代之，如此即可簡

化為三行課本。

何謂當地通行之音符？此不能不感謝邊地傳教

士之功績，西洋傳教士在邊區中，為宣傳教義，曾

製定一種幾何形之音符，即 Pollard Script，（

以下簡稱 P S 音符），以之翻譯聖經，此為清末英

國傳教士柏應理所創，供邊地傳教者誦讀。吾人深

知外國教士傳教之努力精神，尤其在邊區，數村必

有一教會，及學校，對邊民宣講教義。據范義田所

編雲南邊地民族教育要覽頁四一至四三所述雲南西

南兩方外國教士所辦教會教育的盛況如下：

：雲南西南兩方綿延三千五百餘里之邊地，及

滇人足跡罕到之山間，遂為外國教士文化侵略

之對象。土人之受其麻醉者，率多信奉基督教

，受教會之順民教育。如與省會相距二千餘里

之瀾滄縣，有英籍牧師永傑里父子，於下瓦山

一帶地方，設有學校十七所，福音宣講所九十

處，教民共一萬五千數百人。在繼黑山一帶地

方，設有學校十四所，福音宣講所一百三十六

處，教民二萬三千數百人。其中繼佛一校有男

女學生二百餘人，他校則十餘人以至數十人不

等。：又與省會相距二千五百餘里之車里縣

，有英教士古德諾等，設有醫院教堂學校多處

。：其教本均用羅馬字排為漢文或羅馬文

。：其師資則以曾受學之士人，分組轉教未

受學之士人。：又如法國神父在沿鐵道之縣區

凡土人聚居之所，均設有教堂學校。如與省會相距不過百里之路南縣，其邊境四山之土人，多崇奉天主教。……諸如此類之文化侵略與宗教麻醉，在雲南之邊地及深山，其事例幾於不勝枚舉。……（轉錄丙逸夫先生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所引，載西南邊疆第二期）

可見夷區奉教者之多，凡奉教者必先經教會授以 P S 音符，以排讀聖經，據謂以此種音符教邊民，至多一月即可熟習，故此種音符在邊區中，幾家喻戶曉，我們利用此種大多數邊民已熟習之音符，為排音媒介，使邊民可以駕輕就熟排讀漢文，施行簡易，奏效必速。但利用此種符號排讀，必須合於國音之音值，以 P S 之音符與注音符號對譯，如此邊民利用其既熟練之 P S 音符作一「夷漢橋」，即以 P S 音符藉習注音符號，以學習漢語文。四行課本中必須用注音國字之理由在此。

此次邊教會議，朱部長致詞中，第二項云：「中央政府並非要同化各民族，強迫其學習國語」。故對於有其特殊語文之民族，於課本中必須附列，使仍能研習其固有之語文，發揚其固有之文化，四行課本所以附列特殊語文之理由在此。

如上所述，邊教課本之任務，一則發揚三民主義，實驗常識，及改良社會生活以達啓蒙運動之任務，一則統一全民族之語文，打破語文上之隔閡，以便推行邊區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建設工作。且為促進邊地與內地文化之交流，對於其固有之語文及文化，尤不可偏廢，此點至關重要，可以消除一向鄙視邊區文化之心理。

綜合以上之意見，則吾人可擬定編製邊教課本之二大原則，即取材與注音。

1. 如何取材

依譚君邊教課本所定之邊地教材標準，再儘量容納各邊區有關民族團結，增進感情之神話故事，如西南邊民中流傳之夷漢為同胞兄弟之洪水故事，此種虛幻靈美之神話故事，最合於兒童之心理教育，並可逐漸消除夷漢之隔閡，可收潛移默化之功；他如各民族之禮俗，多係拘守古禮，如見於漢籍記載之祭禮婚禮，今雖廢失或改良，往往猶活躍於邊民禮俗中，如儀禮士昏禮之納采問名，漢人久廢，今夷族中猶有通行此古禮者，故曰「禮失而求諸野」，此種材料，於編製教材中，可與漢俗對照，使邊民觀摩改善，久之自可移風易俗；惟此種材料，必須經社會學家之實地調查整理後方可取材，切忌向壁虛造，徒增邊民之反感。

2. 如何注音

上述利用教會所編之 P S 注音，可先調查某區通行此種符號，即以 P S 與國音互注，編製教本，凡不通行 P S 之邊區，即授以國音，只編製有注音符號之教本。時下調查通行 P S 音符之邊區，並非難事，只要根據某地教會，所出之 P S 拼音之聖經，即可查知某地邊民已能通曉 P S 音符，此並非過甚其詞，凡到過邊區的人，皆知此言之不虛，並感教會勢力之大，同時也得佩服人家傳教的精神，非我們宣傳主義政綱之政治人員所能及。

還有一件應行注意的事，即編譯各族語的常用詞彙和語法綱要，以作編譯各種邊教課本的準備，我們知道各族語的詞彙，因為文化的不同，在形式上似乎等於漢語之某詞，在意義上往往大異其趣，如夷語「鍋莊」一詞，其意義非如漢語只供炊爨之屬莊而已，到過夷區的人，一進夷人的屋裏，即可

見在地上挖一個洞，用幾塊石頭鑿砌，洞中放一個三角架，整年裏面燃着柴火，夷人燒飯待客都在此間，但我們切忌把腳觸在鍋莊上，或跨越鍋莊，這是最惹夷人反感的舉動，因為鍋莊是神靈所在地，必須拘謹示敬。又如指示方向等詞，各邊區族語，多以日出為東，日入為西，以河流順逆方向為南北，不同漢語之以東西南北表示而已。凡此等詞，必須經專家實地調查後，整理成一可用之詞彙，然後以之編譯課本，方不致扞格不合。語法方面，邊語與漢語亦各異其型，如漢語「我愛你」，夷語則為「我你愛」，此語序互不相同；漢語「你愛我麼」？夷語則為「你我愛麼」？重複動詞表疑問，此疑問形式互不相同。凡此諸事必須歸納出條例，使邊民由其方言學習漢語，可以以簡駁繁，事半功倍，故邊教課本中，可間數課編授語法一課，以資比較而利互習。

此外如在課本中，插入圖畫，附錄注釋，尤須專家之鑒劃規模，以誘導邊民之讀習興趣。



邊疆研究特輯

——稿特室究研疆邊系學會社學大陵金——



朝鮮的苦難

美國 Harold Sugg 作
梓英 譯

察指揮之下進行。

朝鮮已竟成爲的里雅斯特第二，是國際間第一等傷腦筋的地方。在這裏，美國與蘇俄互相衝突着，摩擦着。——朝鮮自己的人民，也在美蘇之間互相攻擊。這兒真可以視作世界上最惡化的政治問題之一。一日復一日。

此問題已遷延得使人不能忍受，而且越加無法解決，除非這兩個大國間泯滅了彼此不同的意見，否則，糾紛只有愈來愈甚，以至於超出朝鮮區域之外。

今日朝鮮切成兩部，地理的，經濟的，乃至政治的，分界是北緯三十八度。此界於兩部間的鐵幕，直如一個絞索，把整個朝鮮幾乎弄得窒息，除了帶氣設備，可以通過界限，其餘都是不行的。

北部蘇俄占領區，迅速的組成共產政府，有所謂政治警察，有人民委員會，無數的斯塔林像到處「奉令」懸掛着，「土地再分配」的鬥爭，也在警

南部美軍占領區的軍人們，很想組織一個民選

代表的民主政府，他們打算連合左翼與右翼的緩和領袖，這當然是個好辦法，而且是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無奈，着手太遲了，一切都沒有成功。美國人在這裏起就作錯了一件事，他們先找了一部分過於保守的人士，於是美軍喪失了朝鮮人的信仰，直至今日，還在影響着各項設施。

此外，美國的計畫，也委實被惡劣的共產黨詭計給攪亂了，使這理想的穩健民主政府歸於泡影，事實證明，蘇俄不止想把北朝鮮組織起來，放在他的掌握之下，而且他把勝孽伸展到美軍占領區中，去搖動他的種種秩序——諸如運輸，食糧供給，以及警備力等。因宣傳及秘密陰謀的無濟於事，於是他們採用了劇烈的破壞手段，使美國人所致力的政治工作，益加困難。

舉例說，最近美國在戰勝日本紀念日 V-J Day 要舉行一美蘇聯合的慶祝會，請一個左翼的政黨叫做「民主前線」的 Democ active Peoples Front 來參加，他們就反對，而於同時舉行着慶祝蘇俄遠東勝利大會，這都可以證明共產黨在南韓的宣傳作用。

更顯著的例子證明蘇俄陰謀的，就是近日發覺的偽造鈔票案，有十四個共產黨黨員造了大批偽幣，想藉此擾亂金融。本來，日本人臨退出時，發行

了大量紙幣，朝鮮的通貨膨脹現象已很嚴重了，再加上他們有計劃的搗亂，自然更不堪設想，這計劃還包括着從北朝鮮偷運大量朝鮮銀行鈔票至南韓。另外，爲了加強經濟糾紛，共黨領導着罷工，始而是去年八月間鐵路工人的罷工，要求增加工資一倍，繼之以其他生產部門的罷工。

共產黨的劇烈破壞秩序行爲可引去年十月在平邱城發生的攻擊警察的暴動爲例，該城屬慶尙北道，此暴動繼續了五天，五十九名警察戰死，六十名受傷，約百餘人失蹤。這自然事前有周密的計劃，而且他們巧妙的聲明，不是反對美軍，只是反對那些與軍政府合作的朝鮮人。這種事實對於朝鮮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爲東方人與西方人不同，他們對軍隊警察都是特別畏懼的，在朝鮮，這種傳統觀念更由於日本軍人，大地主以及水旱天災的威脅而牢不可破。但如今蘇俄却在用同樣的方式對付朝鮮人了，他們正在滿洲剝奪了種種資源，而且向南韓伸手企圖造成一個由共黨專政的政權。

美軍管區的共產黨員佔住民極少數——那裏，有興趣參加政黨活動的人根本就不到全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他們居然能在此區活動者，其理由有三：一、他們設法造成恐慌局勢，使人民的生活發生嚴重問題。這本是很容易的，因爲朝鮮的工業品，煤

料。均產於北部，共產黨把這些東西都統制起來，不許運到南方，南方民衆自然感到莫大的威脅了，最嚴重的結果就是去年因肥料缺乏而致歉收，自日本開戰以來，對化學藥品統制甚嚴，化學肥料，久已缺乏，故田地瘠瘠，無法豐收，不料戰後仍然無法恢復原狀！

結果，美軍轄區到冬天自然來個大飢饉。而且，最糟的是，不但一般人民要挨餓，還有一百廿萬撤退的日本人，和從俄國區域逃出來的八十萬難民，這些難民，同時還缺乏住所，更因無煤南運，受着寒冷的侵襲。這樣，飢餓，寒冷，露宿，使共產主義的宣傳格外易於生效。

第二，共產主義所以易於宣傳的理由是，朝鮮人民，大都是佃農和工資極微的勞動者，他們幾十年來受够了日本人和大地主的壓迫，而且，近二十年中，他們和蘇俄已竟發生極深的聯繫，因為有許多人從西伯利亞逃到俄國，以避免日人的壓榨，這些人在蘇俄都受了充分的組訓，而於回國後就成爲共產主義的溝通者。所以，自一九二三年以後，朝鮮的共產黨就對於日本作着堅強的反抗，雖然早在一九一九年已竟有從西洋留學回國的革命者如李承晚等已在幹着革命工作。

在美軍的政治錯誤之下，共產黨更得到抬頭的機會。

當美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開始登陸時，那聲望真是了不起，這也是由於他們在太平洋戰爭的成功，和在鮮傳教教會的多年辛苦工作而獲致的。教會人士爲朝鮮人平日所知道的唯一美國人，他們對之都非常敬愛，即使自己並不屬於任何教會，而美國兵呢，就是從教士的「本國」來的，「他們是

基督教的兵呀」，教士們在歡迎時歌唱着，全朝鮮的人民都在狂歡的迎接美軍。

但繼之而來的却非常糟糕，登陸軍的第一件事就是通告留用總督府下工作的日人，這是麥帥對朝鮮佔領軍霍奇將軍下的訓令，甚至是國務院批准的，據說，這種政策在德佔領區及日本都，很成功的，而不知在朝鮮這個却非常不合適，他們忘記了，朝鮮並不是被征服的戰敗國。

因此，各報紙的攻擊就隨之而起，同時，更足以引起誤會的，便是霍奇將軍聲明「朝鮮是日本多年養的爪牙，」這使鮮人大傷腦筋，不幸，這却是佔領軍登陸後的第一砲。

國務院覺得不合適了，取消前項命令，霍奇將軍命鮮人儘可能替代日人的工作，于此，佔領軍再度陷於錯誤。

佔領軍到達以前的三週間，朝鮮革命領袖想聯合各黨各派成立一個政治組織以負担自由朝鮮的行政，這組織名爲「建國準備委員會」National Founding Preparatory Committees地點在漢城，各道均有分會，此會包括左翼與右翼，首領李承晚（即 Lyuh Woon Hyung）是個受教會教育的社會主義者。

在共產黨壓迫之下，此會中途而廢。一小部分左傾分子，雖非完全共產主義者，於此時擁護李君而成立了所謂「人民共和國」，於各道設立分部，名爲人民委員會，作爲此政府之地方支持勢力，政府首領向霍奇將軍建議承認他們爲合法的朝鮮政府，通過此政府，美軍可以完成其使命。

霍奇將軍並未允許，——那時軍部人員大都是抱同樣見解的——而說，他才是「政府」，「人民共

和國」只能以政黨的形式存在，這是很難辦到的，人民共和國爲此與霍奇將軍爭持三閱月之久，雖則這個政府終於在一年以前壽終正寢，但他的殘勢力仍舊存在，而其領袖就組織了上述的左翼政黨名叫「民主前線」。

美軍不承認前述政府尚情有可原，但於任用鮮人以代替日本一事，則鑿成不可挽救之大錯！對於朝鮮人之抉擇大部均決定於一位海軍海軍司令官喬治，維廉George N. William of Los Angeles。此君之父曾在朝鮮傳教，以此他會一點朝鮮文，於是遂被派以此一任務。在那時，好像他是特別具有辦理此事的資格，而朝鮮人之任用大權，就操在他的手裏。

維廉當然先儘教士任用，四個月，朝鮮全部公務員及地方政權都把持在「朝鮮民主黨」手中，這是一個極端保守派的政黨，代表着少數地主階級，於日本投降後急遽組成者，他們爲少數會與日本人合作的朝鮮分子所支持。

自然，選任人員之任，也不能全由維廉氏負責，霍奇將軍及其軍部人士同樣有責任的，他們寵着那些衣冠楚楚，會說一點英文的老年人，此一錯誤，還不在於專門信任保守分子，而在於保守份子及軍部同意的排斥左翼人物。

這就不能不說是美軍的荒謬了，他們把共產黨目爲激進分子，例如，他們主張土地再分配和沒收各大工業，對於軍人，這簡直就是罪在不赦的巴爾希維克黨，他們全然不了解朝鮮與美國不同，在朝鮮，百分之八十農民是地主的農奴，而所有的大工業都是日本人的，這樣，土地再分配及沒收工業實不能謂爲全無意義。

那時，駐在朝鮮五個月以後的美軍漸漸承認這些事實了，而右翼政黨也終于組織起來，他們對這些主張絕不肯合作，美軍業已把整個政府交給了他們，這極代表少數人的最小政黨竟接收了朝鮮的治理權。

不幸是，李承晚在此時回國了，他是個比較保守而受着敬仰的朝鮮人，多年亡命於外，這次回來，據說是由軍部請來的，同來的，還有金國，他們二位立即組織了反共的戰線，完全忽視了在美俄兩國聯合佔領之下，單純的反俄是很危險的，他們完全拒絕左翼政黨的要求，而與軍部成立了密切關係。

左翼政黨既受他們的排擠，於是羣起反抗，有時甚至連美軍也被無目的地反抗着，有許多人，因而愈加與共黨接近，例如，李務恆本已說好，可與李承晚合作，不意忽而被拒，他只好和共黨建立關係。左翼大會，在共黨指導之下，被蘇俄盛讚着，而一切左翼報，都對於於軍部設施加以歇斯式的攻擊。

總之，左翼從此入於共黨掌握，而此種事實，使共黨更易於廣播他們的自我宣傳，把種種北朝鮮的「好消息」來鼓惑全朝鮮的人們。

這種所謂好消息，也只有戴上共黨的有色眼鏡看來才是如此，而其實，共軍也作了不少罪惡，開入北朝鮮的俄軍都是亂七八糟，制服不整，在初佔領的兩月間，到處搶掠，秩序壞極。

當然，這也不是俄國的國策，所以如此者，一半由於這些軍隊根本是腐化了的隊伍，一半也因為

俄軍看見朝鮮人雖在日人壓迫之下，比他們的享受還強些。

這搶奪的風氣不久就停止，俄人換了好一點的軍隊來接防，因為人民對俄軍的憤怒，俄國才急切的需要在他們監視之下，鮮人自己來組織政府。

第二件可咀咒的事便是對蘇軍的供應，每一農村必須繳納相當的軍糧，每週收集一次，起初，人民只以為這是對於那些來「解放」他們的人們應當貢獻的犒賞，而後來，蘇軍總也不見退走，糧食又一天比一天稀少，朝鮮人可就大為不滿了。

另外，俄人直接把握了那些有力量的人民團體，他與美國不同，立即承認了所謂「人民共和國」，以之為工具以推行他的政策。暫時，至少還給那些昏聩的鮮人以「鮮人治鮮」的感覺。

而且，俄人馬上遣散了那些日本警察，和那些曾經與日人合作過的朝鮮人。在朝鮮，分毫不與日人發生關係的人是太少了，於是俄人想出一個原則，凡是有錢的人都和日人有勾結，都是賣國賊！這原則無論在道德上在邏輯上都是不可靠的，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朝鮮人却為這個而心中痛快，高興！因為美國對於曾為日人走狗的鮮奸和那些日本魔鬼一無處置，這又是共產黨可以大肆宣傳的弱點。

最後，蘇俄當局公布了土地分配辦法，不論土地為日人所有抑鮮人所有，一律分為十二英畝半大小的小方塊，分配給沒有田的農民。這使蘇俄的政策大為成功，但這辦法的毛病是很大的，有如下述：

土地分配由人民委員會執行，但農民接受土地，并不一樣，能賄賂委員會者，便可以多分。而且，受分土地之後，得拿出大部的出產供應俄國駐軍

，他們的生活，實與日人統治時代沒什麼差異。而且，受田人並無所有權，人民委員會成為全土地的法定地主，舊地主也允許受田耕種，但絕對不能在自己的地上，必須遷到其他地點，為的是可以打破他們的布爾喬亞勢力與意識。

與分配土地同時，俄人又沒收了日本各工業，交給工人委員會，這又是與美國政策大相反對的。——美國的辦法是暫時委託有資本有能力的私人經營，將來有正式政府時收歸國有。

北朝鮮的教會受着俄人的極度反對，教堂都作了俄國兵營，警察們對教會財產及教士安全的保障非常不在意，三月一號，俄人慶祝一九一九年的革命紀念，教會人士表示對此並不熱心，警察們勸告懸掛紅旗及斯塔林像，雖也照辦了，但異常憤懣，有許多地方的教堂被暴動的羣衆攻擊，把傳教士弄到大街上遊行，加以嘲笑，警察也不管。

一月間，因有美蘇協定托管朝鮮之說，南北兩部鮮人羣起反對，俄人立刻加以壓制。俄人佔領之初，他們抬出一個叫趙萬石（？）(Cho manshik)的人來作平壤的「人民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他是個長老會的商人，著名的「朝鮮甘地」，同時，趙也是北朝鮮比較保守政黨的領袖，但後來是被拘禁起來了，報紙，無線電，都在攻擊着他的無能，沒有領導政黨的才具，金義頌（？）(Kim-I-Sung)代替了他的位置，他是朝鮮民族英雄，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領導朝鮮革命軍，至八月間，報紙等不再攻擊趙萬石，可能是死了或已驅逐國外，否則就是他已竟成為激進的反蘇者。

當蘇俄與美國談判時，雙方互等遵守協定，建設一聯合的臨時政府，莫斯科會議時，也有同樣的

肥胖而個性極強的貝文，是由窮苦中奮鬥出來。他在內閣中之顯要，僅有邱吉爾方比他更風頭一。在阿特里內閣，他是唯一能左右內政及外交者。



左右英國政治的

貝文外交相

湯一雲譯

因爲情勢如此，所以一般人說過：「阿特里是名義上的總理；莫里遜覺得他自己是總理，可是貝文才真正是總理。」

當工黨組閣時，仍然是遭遇着生死關頭的存在戰爭。對內的一切倒還不着急，因爲在邱吉爾內閣時就有一位輕車熟駕的施政者，因此對這一點還能自信。但是相當外交的却很少。原意阿特里擬請貝文任財相，貝文自己對此很有把握，曾說道：「讓我管理財政五年，我可以使國家一切改觀，尊永世之基。」

但是當阿特里到白明罕宮呈遞內閣名單時，他忽然改變初衷，宣佈貝文爲外相。據知悉內幕的人說，此事由於邱吉爾及喬治第六之唆使，因爲知道

戰後和會中又是一番外交戰，而工黨中最適於擔任這任務者，就是貝文。雖然邱吉爾認爲工黨佔勝，心中快快，但對於這位在戰時聯合內閣中同工者却十分信任，知道他在外交上要建奇功。

新的貝文外交路線和邱吉爾艾登的路線很少不同。那些左翼的人說貝文將有一個外交新路線，新作法。當貝文在議院中作第一次演說時，居然許多保守黨的議員稱讚，而工黨的人反而沉默。

「聽說許多人批評我，說如果反對者讚美我，那就是我的錯誤。他們總希望我有新的作法，但是他們不看看環境根本沒改啊！」

貝文和邱吉爾是一種的看法，不能允許任何威脅帝國交通線的勢力存在。他兩都覺得蘇聯正在「切斷大英帝國的咽喉！」

選貝文做英國的外相，正如派路易士做美國國務卿是一樣奇怪。一置到一九四〇年人們總想到他是肇事者，每次罷工的風潮，總是直接或間接與他有關係。

貝文的早年窮苦形成他的一生事業。他的母親的鄉村裏的接生婆，他父親是一個農人，在他未出生前就死了。貝文在六歲的時候，母親又去世，竟成了孤兒。在十一歲他就輟學，到鄰居的農場學徒，每天工作從早到晚，星期日還要工作。每週工資只有六辨士。

做了兩年因故與他主人角，提起他的紅包袱到布利斯托去投他的哥哥。以後的兩年，他零碎做館子裏的跑堂，店員，汽車司機。在星期日他到社會黨辦的成年教育班讀書。當時布利斯托地方，工業極不景氣，形成無工可做，工資極低。貝文和他的同志組織一個「工作權利委員會」，他義務做該

決定。但一到着手時，俄軍非堅持由共黨一黨支配全國不可。除此以外，任何方案，均在拒絕之列。例如，他們拒絕任何會參加反托管運動的朝鮮人入政府，蘇俄的理由是，無論誰，如果有反莫斯科會議議決案的行爲都不能算是「民主」。

這樣一來，就把大部分朝鮮人拒之於國門之外了，因爲凡是鮮人，可以說，幾乎沒有不反對托管的，除了他是共產黨。（就連共黨，也有不少反對的人，當他們沒有奉到黨的新指示以前。）

蘇俄的政策可以說，把朝鮮人從日本的枷鎖中放出來而重入俄國枷鎖之內，僅僅這恐怖主義和飢饉，就是可以使朝鮮人的獨立信念根本動搖了！

四

照這種情形，蘇俄的勢力已走下坡路，而美國則漸漸上去。美軍終於解脫了李承晚等的糾纏，而於去年十月使李務恆與金九錫（Kim-kun-sik）成立了協定，前者代表左派，後者則爲自由派的領袖，也是多年來流放在外的，這可以說是一個統一運動的勝利象徵，更有進者，美國軍部計畫選出一個立法機構及一顧問會，以檢討過去的錯誤。而最重要者，則爲清楚表示出來，美國絕無帝國主義者的企圖與目的。

美國今日的政策可以說是正確而有力。國務院副秘書長阿克遜已聲明美國軍隊將繼續駐在朝鮮，直至達成其使命爲止。不過，所怕者，恐美政府減弱美軍的立場耳，即如最近喬奇將，即急需物質上的援助以解決南朝鮮的饑荒，如果新國會對此無充分的同情與援手，則蘇聯不難乘此而擴充其勢力，我們不妨說，美國政策在朝鮮如果成功，也就可以說是對遠東各國的成功。他的力量——如果好好保持

會的書記。

他在一九〇八年的聖誕節夜，領導一隊失業工人遊行到禮拜堂，要求當局拿出辦法來。當時教會大感動，共謀救濟辦法。貝文乘機獻計，教會長老依計建一人工湖。那些得救的工人叫那湖爲貝文湖，現在仍因此名。

在一九二二年有十四個交通工會併成一個新「交通工人工會」，並選他作秘書長。現在這工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會員有一百一十萬。二十五年來一直在貝文之指導下，當人們問邱吉爾爲什麼把貝文請到他內閣時，他說我想他是「工業界的鉅子」。另外一個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就是自從張伯倫倒台之後，只有貝文才能推動工人，增加生產，以應付戰時的危難。

可是說，自從克倫威爾以來，沒有人有如此操縱大權。當他任勞工大臣時可以左右二千五百萬男女工人。他一直爲工人們爭利益，如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及罷工權利。他常常警告僱主們，不得任意解聘。要他們爲國家前提着想勿過分圖利。直到戰爭完結一般人評論獲得勝利的功績僅次於邱吉爾。

貝文從小在布利斯托碼頭上看到來往的船隻時就養成他一種國際觀念。他總是勸工會會員們注意女界的勞工問題。他在日內瓦勞工局任職時，與美國友人溫特共同努力，謀求工人們的福利。在國內，貝文竭力規勸勞工黨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切。在戰爭的兩年前，邱吉爾認爲張伯倫內閣太忽略國防工作，乃組織座談會，包括名流要人，其中就有貝文。這樣於是引起工黨人的誤會，認爲他與政敵——保守黨們——接近。但這些座談會的確使邱吉爾及貝文間互相諒解。邱吉爾自那時起深深認識貝

文。他知道戰爭是不可幸免。而應付這厄運，只有他。他知道非要有一個熟習工業界的人，才能幫助他渡此難關。

雖然他早本是蘇聯革命之友，但是有兩種原因他對蘇聯深表不滿：第一、他是工會的組織者，深恨列寧及斯大林時代的限制個人自由太甚；第二、是他個人的恩怨，因爲英國的共產黨對他攻擊太甚；英國的共產黨想滲入他的工會以減少他的勢力。在戰爭時，有一次他演講說：「我的任務不是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而是使資本主義也工作起來。」這簡直是他的自由。他喜歡一個開明的民主主義，而不太傾向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他覺得勞工的前途是：「……需要與開明的僱主合作的。共同謀求如何提高工人們的生活水準。用一種緩進和無苦痛的方法消滅他們謀利的企圖。」

貝文身高只有五尺五吋，體重二百五十磅，思想極其敏銳。因爲他是自己奮鬥起來，所以他的常識特別豐富。可是英文方面並不太好。有一次他到莫斯科，有些記者問他會說俄文，他用驚奇的音調說：「哦！不會！朋友！我連英文都不好呢！」

在家裏，他喜歡一個極簡單的生活。他喜歡清靜孤獨。新聞記者們對他是難接近。直等他做了內閣閣員，他才有一輛汽車，一位司機，每年五千磅的薪金，及一幢官邸。但是他和太太還是住在一幢古老式樣的公寓裏。

他對於戰後的英國及世界都負了極大的責任。而要適應國際的現實。譬如在他一生六十五年之中他親眼看到英國由第一等工業及海上的強國，而降爲幾乎要次於美國及蘇聯，並且感到未來原子時代戰爭之可怕。他的偉大而艱鉅的工作就是如何維繫

的話，——遲早可以誘導俄軍撤退的。

這是重大的。所以，當我們意識到美俄兩國駐軍均不能單獨撤退時，就應該早些與蘇俄談判成立同時撤退的協定，越早越好，因爲我們知道軍隊駐的越長會越糟的。不過，如果當下兩軍就撤退，而不建設起來一個聯合的臨時政府，可能朝鮮會像炸彈一樣爆炸起來；而如果目下這種雙方封鎖的情形繼續下去呢，很可能使北方的保守派因不能忍受或南方的左翼分子因不滿意而引起更大的爆炸，最壞的更許南北兩部會打起內戰來，那就頂不幸了。

這種不幸可以避免的，那就是美蘇兩國同意的建立一個足以代表一個朝鮮的政府，然後，兩國駐軍同時引退，任何一國都不可以武器支持一方，以引起內戰。

此一協定，必須不含有任何托管之意在內，這在現在，當視爲一個最基本的常識。過去事實證明，朝鮮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遠在美俄兩國之上，例如在美蘇管制之下，南北通郵問題，就弄了六個月才解決，而在朝鮮解放以後的六個月亦即莫斯科會議的一年後朝鮮臨時政府的事還沒有眉目，美蘇兩國的能力，豈不太可笑了嗎？

沒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兩國托管的辦法是會成功的。美國，蘇俄，都應該覺悟此一點，才是朝鮮人的幸運。一旦這一事實實現，足以絞殺朝鮮的鐵幕才算解除，而朝鮮人才能組織他們自己的政府。

譯者按：我國於開羅會議中提議朝鮮必須獨立自主，各列強亦皆認爲合理，但不幸朝鮮至今尚未達到真正的獨立。上文的評述，對美蘇兩國均有不客氣的批評，不能不說是較公允的意見。

和保障國際和平及安全。雖然他如其他政治家們一樣的努力扶助聯合國，但目前他認為還是很脆弱。貝文認為足以威脅和平的事實，就是蘇聯把最後的勝利，變成了領土的擴張，和意識的侵略。他頗為緩緩的澄清大英帝國主義，把英國的勢力從中東，印度，遠東撤退，但是他害怕蘇聯會乘機而入呢！他認為蘇聯現在隨時乘機取白人的勢力而代之。

他第一個目的，就是贏得美國幫助，而與蘇聯

帝國主義對抗，當然，切忌正式的訂約。他認為他執政的一年中，對這一點做得不錯。在巴黎和會中，貝爾納斯特的建議遭蘇聯的反對，貝爾納斯實備蘇聯不誠心合作。貝文立刻給貝爾納斯一個密電。原文：「恭賀！朋友！所講正中下懷！貝文」。貝文常說，第二個戰爭，就是對抗各國的貧困，愚昧，及足以引起戰爭的心理。他再三的說道：結束此次戰爭的和平，切勿依照已經的慣例，只知道權力政治及險要的疆域，而要多多注意整個的社會

福利。他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他是第一個強國代表演講贊助這種組織。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希望每個國家犧牲一點主權，而完成這國際組織。雖然，他仍然是為這理想而奮鬥，但他却私自承認，蘇聯的不合作，使他不得不放棄他的最高理想，而回到一向英國政治家玩的技倆，就是注意權力政治之爭奪。

（譯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份讀者文摘）

美蘇關係論

(四)

美 J. F. Dulles 原著
汪叔棟 譯



(五) 在那些因軍事行動結果，我們現在具有事實上統治的，世界的一些處所，我們又有一項表現，可以作為。我們會經爲了「四項自由」而戰，而且又爲了大西洋憲章所表示的正義，從事戰爭。

在世界有些地方，目前我們還無法使這些目標實現。但在其他地方，比如在日本，在義大利及其殖民地，在德國西部及奧國，在中國及南部的高麗，這些地方，祇要美國願意，那末，牠很可以實際給人們一個大好機會，使他獲得自由與正義，爲了這些，我們會經作過戰爭。

在日本，麥克阿瑟將軍曾爲了我們能做些什麼事。在其他地方，由我們行動上看，我們好像固步自封，不願給予人們以自由及正義，一直到正式條約說我們可以那樣做時候。但實際上，不管條約不條約，生活總是繼續前進，而其形式也是日見

形成之中。所以，祇要我們能夠的話，我們就必須使牠成爲一種類型；而這種類型，却可以反映我們作戰的目標。

但事實呢，我們戰時及戰後的外交政策，大體上，却使蘇聯領袖們覺得我們毫無誠意，絕無庸疑。常常的，尤其與蘇聯政府交涉時最爲顯著，我們放棄了許多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呢，在爲了我們方便時，我們却往往提出，反對蘇聯。舉例來說，我們曾經違反大西洋憲章規定，將弱國如中國與波蘭等國的權利，作爲犧牲品，與蘇聯交易。在德國，我們也用相同的政策與習慣，這些，如果以我們反對蘇聯政策及方法所用的標準看來，當然是既不人道，又與正義相違。在倫敦及巴黎外長會議裏，我們開始將我們外交政策納入正軌，但我們却已經造成一項重大缺陷，必須加以補救與消弭。

蘇聯領袖們懷疑我們，比我們懷疑他們更甚。他們是唯物主義者，對於一切高尚的宣言，都非常懷疑。如果要想使他們視我們爲一具有正直信念的民族，那末，最必要的一點，就是不獨在口頭上，尤其在行動上，我們必須始終遵守一切的原則。

到此爲止，我們還沒有談到在我們認爲是阻止強烈衝突的機構的聯合國。我們已經討論的，主要的，是表明我們生活方法是非常有力及根深蒂固，使別人放棄根除他的工作，知道是既不可能，又不必需。我們期待，由蘇聯認識國際不容忍絕對不行裏，會產生蘇聯的容忍。

我們必須審慎地，這樣了解這個問題。任何社會第一個依賴，必須永遠是牠的健康性質。當一個社會已經失去了牠的力量與威望時，就沒有任何人造的支柱可以想出，沒有任何方式可以發明出來

，把牠再行支持。這也是勢所當然的。

聯合國可以有很大的用處。牠有許多潛在的可能。同時，牠也有許多缺陷。除非我們了解這些缺陷，我們的努力也許會弄錯了方向，我們的依賴，也許會放錯了地方。

目前，許多國家間友好關係，已經被三種慣例所威脅，這些慣例，對於一國或他國都相當危險，但聯合國對之却無法控制。

(一) 大國用武力或用更巧妙的方法，取得對於小國政府的有效控制。

現在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着兩個案件，足以說明這個惡例的因由。蘇聯軍隊駐在伊朗，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在希臘的駐軍。在這兩個案件裏，公開討論的結果，已引起及早撤退的允諾。但安全理事會的行動，却並沒有能夠直達事件的核心；這就是：一個被認為主權國的政府，是否已受到外力的滲透與壓迫，而非正常地影響了牠的態度？

安全理事會也許能夠激起充足的輿論，以阻止強權政治採取粗魯的形式。這是對的。但如果這樣一來，却反而驅使強權政治轉入地下工作一途，則未免令人感到其爲不足了。至於地下工作，牠將有好多途徑可循。美國在其對外擴張時期中，也會用以對付塔克薩斯及巴拿馬。這些年來，地下工作的技巧更加完備了。對於牠，安全理事會所能給予的保護，却非常之小。因爲，假定外力滲透全部成功的話，在此外力滲透的勢力下，當地政府備有默認一途。否則，如是局部成功的話，則其表面形跡，當是一場內爭。無論前者或後者，除了直接干涉他國之內政外，聯合國所能做到的，簡直就微乎其

微。

這樣情形，引起了大小各國的極大的懸慮。小國人民，已被強迫接受了一個政府，這個政府在一切重要事件上，都悉以外國主人的利益爲依歸。這也就是蘇聯所謂「中區」程序的精華所在。同時，大國方面也看到牠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受到這類方法的威脅。蘇聯在地中海及中東的政策，已經使英國領袖們感到，他們國家的利益，現在已在極大的危險之中，宛如隆美爾當日直叩埃及大門之時。共產黨在拉丁美洲的活動，使美國人民也覺到了，他們已遭到對於門羅宣言及采保爾太拔克宣言第一次的嚴重挑戰。可是在另一方面，蘇聯領袖們却又覺得，如果在「中區」，他們不像現在那樣對付別人的話，別人却也會同樣地對付牠。

所以，恐懼已經深深控制了人類的靈魂，就因爲聯合國還未能配備起來，去應付這些國際上的惡劣慣例。

(二) 照蘇聯領袖們的說法，另一個引起他們畏懼的，國際上的惡劣慣例，就是我們濫用自由，挑起國家間的仇恨。維辛斯基說：這種自由的濫用，「引起了對於聯合國中的會員國，作惡萬端。」在倫敦四外長會議裏，莫洛托夫也指摘過，我們替羅馬尼亞要求的，所謂新聞言論自由也者，實際上，其反映一項高尚原則的部份，絕不如他反映一項願望來得多，這項願望，就是廣播羅馬尼亞對蘇聯的敵意。他曾經指出過，蘇聯憲法第一百二十三項裏曾經說過，贊成種族間仇恨及互相輕視的，都是應受懲罰的罪行；於是他在國際上，也應該給蘇聯以保護，以反對對於蘇聯的仇恨和輕視。

這種控訴從這種來源發出來，對我們，當然非

常希奇，因爲蘇聯共產主義本身，就倚賴於階級仇恨的醞釀。但蘇聯領袖們所表示的懸慮，也許是出自真誠。他們已習慣於危險地生活下去的生活了；但至少國內，他們可以得到保護，不受公共言論及新聞之攻訐。所以，三十年來一直在這種保護下的蘇聯領袖們，現在，他們已發展了對於外國批評一種近於病態的恐懼；因爲在外面世界裏，人們仍然具有批評他們的制度及其立場之自由。當然，在現在的聯合國機構中，還沒有適當的機構，足以處置這類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濫用，而這類濫用，是被蘇聯領袖們所認爲最大的危險。

(三) 更有一個造成國際磨擦的惡劣慣例，這就是濫用自由權利去毀滅自由。蘇聯的程序就是利用我們的出版，言論，及溝通文化之自由，企圖把我們信仰改變，去相信另一種社會，而這種社會的職志，却正是要完全鎮壓這一切的自由。當外國人這般利用我們的自由觀念，而同時又不給我們以機會，去自由地致驗其所述的真實性時，當然要引起我們尖銳的忿懣。看起來，我們社會必需保護本身，反對一項騙局或謊言的可能滲進。無論如何，建立報復的壁壘結果，一定會增加彼此的互不信任並加緊了彼此間的鴻溝。真正的補救辦法，唯有擴大而不是縮小，出版，言論及文化溝通之自由，使不同的民族可以了解彼此的眞象。但現在的聯合國機構中，還沒有看到可以施行補救方法的機關。

因此之故，在目前情形下，聯合國還無法控制這些造成國際間恐懼及不歡的，一切國家的惡劣慣例。小國因而受到脅迫，大國因而感到不安。言論及出版自由可以被濫用，而「鐵幕」也可被用來阻止各種啓蒙的進行。

毫無疑義的，聯合國一定要逐漸發展各種途徑，以處理這些問題。全體大會具有廣泛權力，可以鼓勵國際法律的發展。並且，通過了經濟社會理事會及人權委員會。大會又可建議各種方案，以建立國際情報的交流，及阻止其項自由權利的濫用。此類發展，勢必異常迂緩。因為目標既難確定，而又沒有一個統一的道德及法治基礎，在上面，可以開始進行起來。在現階段，我們僅能照憲章第一項所定，把聯合國視為一個「和諧的中心」，所得或反而較多。

直至目前，一切會員國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於安全理事會。在安全理事會中，美、英、蘇三國會不斷供給大家以一種爭辯，操縱，及反操縱，等等的奇觀。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也許總會產生相當的好結果。但設若通過聯合國其他機關的相當努力，而能够發展彼此間抱澤之誼的話，那末，則對於世界和諧的擾亂，也許就可為之減輕。

一切的會員國，都必須把全體大會當為一個世界的市鎮會議，而加以運用，在那裏，一切壓在他們心頭的問題，都可以以禮貌及坦白加以討論。討論可為正式或非正式。我們在國內竭力防護，以及經過極大努力聯合國方始取得之言論自由，當然是一項極值運用之權利，而且此項權利，如果以真誠及自制加以運用的話，又可幫助消除許多誤會及增進彼此間的和諧。

聯合國如果僅為各國互言彼此間歧異的場合的話，則其決計不能保證國際和平。他必須成爲一個場所，在那裏，列國可以在一道計劃，組織人類福利及相互的利益。從那裏，就可產生抱澤之誼的感覺，並使信任及容忍增加。這就是對於現在困擾我

們的，各種邪惡的，最根本的一擊。

但因爲蘇聯不願與自由各國合作，從事機能的的工作，所以這條途徑，也絕不是易走的坦途。蘇聯的疏遠，我們絕不可認爲已不可挽回。我們必須想盡方法，堅持到底，設法使蘇聯公民與他人可以合作。唯有讓聯合國在這類工作組織中起較大的作用，他方有實現的可能。直至目前，一切在擬議中的機能性工作的機關，大都都是由我們自己所設計及發展出來，而經手的職員們却又是另有一種不能容人的態度，與蘇聯人士異曲同工。我們準備一切，然後令蘇聯全盤接受或整個離開。甚至連與我們有最密切關係之國家，也在私下訴苦我們方法及態度之專斷。作爲聯合國的會員之一，我們還可盡更大的努力，發現途徑，使各國彼此有利，合作起來。

但我們必須認清，聯合國絕非戰後萬無一失的玩意，足以保證維持和平。戰爭並未完全廢止，而我們和平與安全，主要仍然依靠我們自身。尤其要緊的，他將倚靠於我們能否表明我們社會具有莫大的強有力及自我犧牲的特質，使別人縱想消滅也無法做到，或縱能做到也不願出之。

我們沒有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如伊朗，或波蘭，或的里亞斯特，或滿州，或甚至原子彈。這裏主要的原由，是因爲第一個基本工作，在於發展一項國際的氣候，對於這一切特殊問題的解決，都有極好的影響。

在變動不已的世界上維持和平，本是一項難以解決的問題。把和平與維持現狀看爲一回事，絕對解決不了問題。但同時，如果一個爆炸性的集團，企圖將許多違反別人政治及宗教信仰的慣例，強迫加之於他人的話，其結果，問題的解決，就變爲完

全不可能。

祇要蘇聯政策一天是能以完成「蘇維埃大一統」爲覓取本身安全手段的話，美國也就一天勢必抵抗敵的一切對外的擴張。在那樣情形下，所謂伊朗問題也者，已不僅僅是關於石油的經濟問題而已，而主要反是一個政治問題，其含義是向實現「蘇維埃大一統」的路上，又跨進了一步。同樣的，當我們考慮如何處置我們原子能知識的時候，那真正問題，也就是：假定我們把原子能知識告訴別人後，這個國家的領袖是否也接受「活已活人」的政策，是否不能容忍及畏懼異己者，及相信野蠻方法爲使他人完全仿照自己式樣的最好良方。

一朝蘇聯領袖們明白表示，他們已放棄了誇大的程序，而接受一個世界秩序，在其中蘇聯僅是許多國家的一員，每一個國家都代表其特殊生活方法的話，那時，彼此關係調整就可能了。正如在「聯邦主義者」報中所說，我們每一個人人都必須竭力「以身作則」，在世界上把我們的勢力發揮。我們每人都希望，我們可以樹立良好之範例，到處人類均可追隨。但我們各人都必須使我們勢力的擴張，完全倚賴於在人類面前儘量表示出我們的光明面，使他們對我們的成績，可以看清。那時候，蘇聯領袖們將放棄其目前在「中區」及「外區」所用之方法，而我們方面也將放棄我自認爲守勢而蘇聯認爲攻勢的，一切措施。那樣情形下，我們與蘇聯間的緊張情形，就可爲之弛緩，而解決我們彼此間爭論的途徑，也就可以尋覓了出來，其情形，正如在過去一百三十多年中我們設法解決與法蘭西類似的紛爭情形，完全相仿。那時，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一個持久和平的可能與時機。(完)



週時事述評



共黨聯絡人員撤退

共黨聯絡人員，在京滬渝三地，專門從事地下活動，已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表面上為政府與共黨之聯絡員，實則各負有陰謀煽動之責任。政府明知如此，但為希望恢復和談，促成政治解決，故對於彼等，亦聽其自然。如今共黨既揭大叛亂，和談之門，已由共黨一手關閉，若再任共黨人員，在我心腹重地，作間諜工作，實於情理不合。故我政府已於日前通知共黨聯絡人員，限於本月五日，撤回延安。共黨人員，以時間來不及，請求展至月底。實則彼等欲多有時間，佈置其地下人員。美方對此，亦不同情。蓋美方於一月以前，即已通知共黨人員，應作撤退準備矣。刻政府態度堅定，共黨人員，已分批後撤，大約本月七日可以撤畢，今後倘尚有發見，則僅為軍事間諜人員矣。

行政院人事之更迭

自金鈔狂潮發生，輿論沸騰，行政院首當其衝，最不理

於人口。宋院長，乃於本月一日，在立法院對當前經濟危機，提出報告，並宣佈辭職。宋氏之報告，長凡數千言，茲摘其有關經濟危機部份，刊載如左：

事實的演變，真出乎意料之外，由于共黨的啓發，國家重復捲入戰禍，不但和平建設無從獲得，破壞且比抗戰時期更為劇烈，敵人所造成的破壞，還大都是因戰事而造成的，但共黨却是蓄意的，放縱的，他們的目標，是要破壞整個的經濟制度，促使政府崩潰，以便趁機奪取政權，因此拆毀鐵路，炸毀廠房，破壞礦場，同時在佔有的地區，自立政權，開辦銀行，并且發行他們的紙幣，人民久已渴望和平，現在非但不能受到和平的實惠，反而再度墜入比較抗日消耗更為嚴重的戰爭，政府收入既不能如願增加，但是檢修交通及礦產等等費用，與日俱增，無從抑制。

剛才所說各方關於目前經濟情形的疑問，此即是一個根本的答覆。從前一切國內的戰事比較現在所目睹的戰事誠為藐乎其小，以前的戰事，是兩個軍隊的爭鬥，并不如共產黨蓄意作一切交通及生產的破壞，亦不如共產黨存心推翻現行的社會制度，而且更重要的一點，當時紙幣發行的增加，有其自然的限制，但是自從法幣政策推行之後，此種限制已經不復存在，于是通貨繼續膨脹，物價逐步高漲，投機成爲普遍化，利率隨之飛升，一切經濟上之病態，凡各位今日所欲提出詢問者，亦隨以俱至。

從前本人在財政部的時候，從消極方面說，對於國庫負有忠實看守之任務，凡一切不必要的支出，必斷然予以拒絕，現在雖改任行政院的職務，因事實上關係，不幸對於各方面不斷的要求增加用途

，仍然是阻遏的要衝，前後相較，如出一轍。

現今抗戰已成過去，在經過長期痛苦之後，都希望得到精神上及物質上的寬弛安慰，此種心理，極可同情，但無情之事實具在，不容忽視，當財政無法籌得的款，每一件巨額支出，需要支付，即對我本人成爲一次堅強的爭執，因此爲籌措新的收入來源，乃着限於加強處理敵偽產業，及興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等事業，在接收敵偽產業開始的時候，確曾發生各方面越軌的行動，但是行政院敵偽產業處理機關成立以後，接收的秩序，逐漸恢復，嗣後經過參政會監察院等聯合清查團之清查，所有弊端之發現，與敵偽產業處理機關負責人，全然無關，此可差爲引慰。至於中紡公司之成立，當時羣起指摘，多主張應將敵有紗廠出賣，如果照此實行，事實上等於犧牲國家全體之利益，以平添少數暴富的人，國庫之所得，不過二三千億，而去年中紡公司的盈餘，即達四千億元，今年或可得到一萬億元，假使實施輕工業歸民營之政策，現時將中紡公司估價變賣，其資產儘可傳得三萬至四萬億元，是中紡公司之組織，尙無錯誤之可言。

現在國內通貨膨脹情形固已可慮，而因對外貿易引起之外匯供給問題，尤須全力應付，輸出必須增加，僑匯必須控制，非此不能補充外匯，國內通貨與國外存款兩事，實相密切關連，通貨情形惡化，則外匯更難取得，外匯不予補充，則國內幣值與物價所受之影響，尤爲深刻，此種相互產生之因果，最值得吾人之注意。

政府對於收入方面極爲有限，但爲應付各方開支要求起見，不能不仰仗於增加發行，本人深悉此種途徑足以引起可能之嚴重局勢，因此本人和同僚

們，日夜爲這個問題操心，但是各方面總以爲本人是在一味排逆他們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責備，幾乎祇可認爲命運所支配。

直到今天，本人仍堅決反對國庫支出不必要的增加，因此本人已經好像是公衆的仇敵，每當物價暴漲，本人即被人唾罵，當本人鑒於費用過於龐大要求重加考慮的時候，報紙上即有文章說是別人均已贊成，獨有行政院長加以阻礙。

當前的經濟危機，是由於八年抗戰和糧食應付共產黨攻擊，以致國庫不能平衡所累積的結果，同時上海的投機買賣，更加深了嚴重的局勢。

宋氏辭職後，由蔣主席出主行政院。黨國大員，均以爲在如此艱困之會，領袖身當此衝，實非愛護領袖之道，會以此意上達。蔣主席以時局嚴重，毅然出任，其愛國愛民之赤忱，值得吾人敬佩勿忘。

金潮結果宣佈

關於此次金鈔狂潮，政府會派遺要員，赴滬調查。監察院四監委之報告，已經公佈，大可值得注意，茲將其最要者如左：

黃金政策及其業務之執行者，爲宋子文、貝祖誥、林鳳苞、楊安仁等四人。宋貝二人爲政策之決定，而林楊則爲政策之實施。至其運用及買賣真相，在本年一月以前，爲央行主管機關之財政部，亦未得任何報告，惟貝祖誥等每日對宋院長，以英文詳細報告而已。

黃金政策之施行目的，在緊縮通貨，吸收法幣回籠。同時法幣爲法定之通貨，而黃金爲貨品，爲商品，非貨幣也，今則黃金已爲交易營利之對象，已爲實際之貨，黃金早已失其爲黃金政策之重心

，向以黃金換取法幣，今則以法幣換取黃金，黃金愈少，法幣愈多，政府已不能再以少量之黃金控制大量之法幣，而法幣乃至泛濫永無回籠之望，行政院長宋子文不預爲之計，停止黃金政策，使黃金脫離貨幣之關係，回復其原爲貨品之地位，乃至演成今日經濟之危機，使投機者獲利，而國家人民皆蒙其害，此金價波動之責任爲宋子文所應負者一也。

黃金政策執行之責任，既如斯重大，而執行者又爲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誥，該總裁應如何詳細審訂週密計劃，然一考其內容，則其漏洞重重，情弊叢生，黃金明配暗售之辦法，皆無明文規定，而關於配售之機構，竟由貝總裁與業務局長林鳳苞，副局長楊安仁任意指定五家金號銀樓，僅憑一己之關係，漫無標準，而業務執行之決定，則竟旁落於副局長楊安仁一人者爲多，是其在政策執行上，爲極大之疏忽，此金價波動責任爲貝祖誥所應負者二也。

央行執行黃金政策，其目的既爲法幣回籠，平抑物價，則當以壓制金價爲其唯一任務。今則央行執行之實際情形，不獨遺忘其目標，一意跟隨黑市，且有迎頭趕上，傾軋黑市之嫌，結果力竭技窮，使黃金喧賓奪主，成爲法幣與物價之控制者，不獨不能吸收法幣，反形成法幣之兌現，此金價波動責任爲貝祖誥所應負者三也。

黃金政策既經決定，而黃金金潮，且已一再表現，其危機早已潛伏，則央行決定在滬公開買賣之際，即應針對市場情形。考慮在全國各地同樣分配，勿使此地價高，彼地價低，啓投機市場之漸，今則無金配售，使一切投機之不法者，因黃金投機之合法化而合法，因是業務執行者與商人之勾結關係，

在極度便利之條件下，易於形成，此金價波動責任爲貝祖誥所應負者四也。

二月八日以前，央行中止暗售數日，而市上同時發現淪廢廢條，導起漲風，蓋人民以爲央行金幣，爭相購金，八日僅配售一日，十日突公佈停配，事出倉卒，因之一日而金價數易，竟逾九關。其於八日前後之突停，實與投機者以刺激。事實具在，此金價波動責任爲貝祖誥所應負者五也。

央行對於執行此項業務手續，毫無固定辦法及明文規定，悉由貝祖誥、林鳳苞、楊安仁三人自由決定。以前申請手續，早經廢止，而明配暗售，全憑三人指定之五家金號及銀樓包辦，既無契約，亦無憑據。悉以五家對講電話作爲決定，黃金政策如是重大，黃金投機獲利機會又如是廣泛，乃竟草率粗忽，毫不顧及，此金價變動責任爲貝祖誥，林鳳苞，楊安仁三人所應負者六也。

五家金號銀樓之選擇，完全憑與貝等三人之關係，漫無標準，而五家之資本，在同業中並非最雄厚者，五家中以同豐餘爲首，其資本亦不過一千五百萬而已，何獨有鑒於同豐餘一家，而專以重任。至同豐餘之股東詹運生，僅佔該號十五股中之一股，乃央行一切借重詹運生一人。同豐餘爲詹所有，其他四家亦爲詹所介紹，一切央行委託分配，鑄化與配售，均集中於同豐餘。五家領金繳款皆由詹經手，且須經其簽名蓋章，一切由其負責總責，因是配售同豐餘亦最多，名雖五家，實際有支配權者僅同豐餘一家，且僅詹運生一人而已。央行配售之後，絲毫不問其分配如何，售價如何，似此操縱控制情形，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金價變動責任應由貝祖誥，林鳳苞，楊安仁負之者七也。

自一月四日至二月十五日停售止，央行委託五家配售七九四四〇條，開豐餘佔數最多，竟逾半額，而同豐餘於政府宣佈停止配售前八小時內，突大量購進金條，市價乃更飛漲，顯係事先開風從事操縱，執行業務者與同豐餘之間不免有特別默契之嫌疑，此金價波動責任，應由林鳳苞，楊安仁負之者八也。

關於與五家對講電話，決定配售數量及價格者，以楊安仁為最多。有時且僅問同豐餘一家即作決定，且銀樓業市價決定金業市價，金業市價復決定於詹蓮生與楊安仁之對話，此金價波動責任，應由楊安仁負之者九也。

央行列報一月四日至二月十五日之配售金條數字，與五家賬簿所列配售條數，逐日各有不同，總數亦有出入，而掌管黃金買賣行情紀錄者為楊安仁，此金價變動責任應由楊安仁負之者十也。

五家配售賬目中，受戶有央行同人多筆，就中如管理黃金庫賬而知存金底數秘密之襄理王松，亦列有購買金條賬目，此金價波動責任應由楊安仁，王松濤負之者十一也。

上列各節為委員等此次奉派澈查黃金風潮案所悉之情形，除與此案有關人員其違法失職部份提請糾彈外，

特此報告，敬祈鑒核。

上述五人，為金潮官方之負責人，事理顯然，無可再諱。今日就事論事，吾人實不能對此五人加以曲宥。宋氏為最高政策發動者，謂其即通同舞弊，實亦失之過苛。惟國行中人，自具祖詒林同苞以下，實有與商人勾通，以國家黃金舞弊之重大罪嫌。此數人雖已去職，但吾人以為必須澈究，不可輕輕放過。此數人中，貝某為國內有數之金融家，其才固自可取，但吾人決不能因愛才之故，對其犯法行為，置之不究。吾國法紀過於敗壞，正宜乘此時機，痛下決心，加以整理。否則小民將含怨莫伸矣。

東北國軍空前大捷

自陳毅在魯南臨沂大敗之後，中共中樞為安定內部人心，挽救頹局計，發動造謠宣傳戰與濟南近郊及東北方面之大攻勢。在濟南方面，其虛偽宣傳，已為事實所粉碎。在東北方面，

中共集中廿五萬大軍，傾巢進犯，企圖挽回整譽，於上月二十日準備完畢，予以痛擊計，除留少數兵力於松花江北岸及德惠外，主力逐次退却，共軍以為得逞，於二十七日窺撲米沙子，萬寶山之線，當時松花江北岸之國軍，自廿一起，被共軍二十倍以上兵力之晝夜猛攻，仍能沉着應戰，至今屹然未動。德惠方面守軍兩個團，自廿三起被共軍主力六個師，附戰車二十一輛，大小砲百餘門，猛烈攻擊，國軍以一當百，幾進幾出，前後共斃共軍兩萬餘人。共軍受此打擊，攻勢頓挫。國軍主力，自長春以北地區，於二十八日集結完畢，按照預定計劃，以雷霆萬鈞之勢，驟予反擊，勢如破竹，共軍傷亡遍野，爭相北竄。國軍先頭部隊，已過德惠，主力正向北進擊。共軍準備半年餘之東北攻勢，至此已告粉碎。（厚安）

本期作者介紹

- 趙蘭坪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 馬長壽 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徐益棠 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何肇發 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高逸夫 金陵大學教授
- 任乃強 金陵大學教授
- 馬學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汪叔楛 國立東北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中央周刊 第九卷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發行者 中央週刊社

地址：南京相府營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九
電報掛號：二四二九

主編 張文伯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南京珠江路

定價每冊國幣一〇〇〇元

訂閱：半年二六冊二五〇〇元
全年五二冊五〇〇〇元

上海分社：北京西路六四二號

長沙分社：司馬里八號

東北分社：瀋陽南京街十九號

華南分社：廣州東山松崗東路十六號

重慶分社：重慶民國路一二一號

台灣分社：台北市中山路正宜里

菲島馬尼拉分社：馬市范倫那街一九號

新加坡分社：大坡大馬路七十一號

南京總經理：中山東路和平書店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有直接定戶五萬份廣告效力宏偉歡迎工商各界惠登廣告

| 地位 | 長行 69 字 | 中行 (46) 字 | 短行 23 字 |
|----|---------|-----------|---------|
| 封面 | 四〇〇〇元 | 二七〇〇元 | 一三〇〇元 |
| 內封 | 三五〇〇元 | 二三〇〇元 | 一一〇〇元 |
| 正文 | 三〇〇〇元 | 二〇〇〇元 | 一〇〇〇元 |
| 前後 | 三〇〇〇元 | 二〇〇〇元 | 一〇〇〇元 |

備註：(一)以上各行均按計算單位，每頁計算以新五號字為標準(69x36mm全圖)
(二)彩色印刷照原價成本另加